

六、二年讀書

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

交部選派赴美留學

在母校教書不足一年，已有自覺不求上進之勢，春間忽接交大滬校轉來交通部令，派我赴美深造。自然喜不自勝，當與兩校長洽商，他們都鼓舞欣慰，我自己反而徬徨不知進退。明知此爲畢生機會，決不可失，其學費旅費均由交通部擔任，其待遇得未曾有。但回頭一想，父親叫我養家，我一走何人代我養家？有此消息反而添了悵惘！不一月又接交大滬校轉來北寧鐵路局令，派我去北寧鐵路唐山工廠實習，月薪六十元，並說明赴美後即留薪備作贍養費之用云云。有此辦法後，方決定去美，並復函北寧路局准七月一日到差。六月上旬，兩校都將我的課提前作結束考試。六月中各事完成，各方有送行宴會，又到仙女鎮將內人接來與諸同事見面作別。六月廿日左右又上征程，此次乘火車有北寧路發頭等免票，平步登天，好不快樂。由家中乘火輪到鎮江與以前一樣，上了滬寧火車就坐了頭等，覺得

非常豪華。由浦口乘津浦鐵路頭等臥車到天津，開車後在自己房間內看看書報，吃飯時到頭等餐車吃飯，西餐三道，點心一道再加咖啡，真是非常享受。自己不知何解，祇有解釋爲國家爲養仕而禮遇少年學士，盼將來爲國宣勞也。

夜車晨到天津總站，即到北寧鐵路局報到。號房報入後回來說，請到機務處見孫處長。原來孫處長就是唐山同學孫立己的尊翁，我與孫立己甚要好，孫處長已有前知，見面後備承優渥，囑明日即可携件去唐山機廠上班。當時問幾時赴美，我謂未曾決定。他爲美國留學生，深知美國情形，他說美國學校九月或二月入學，本年九月趕不上，但須年底趕到，以便二月入學。我問學成歸國後是否仍到北寧服務，他說「陳先生，回國後，你的局面大改，決非今日所可預料，好自爲之！」又問幾時可以離開唐山以便赴滬預備出洋手續。他說「你報到後，就是路員，路員奉部令出洋，可以隨時離職，遣薪由家屬領作家用，但由何人領薪須辦妥手續。」我當時尚不知如何辦理，只好等等想好辦法再說。第二天就乘車去唐山機廠報到，在機廠實習。此廠在中國鐵路中爲最大最完備者，能自造機車，其次爲津浦之濟南機廠，再次爲膠濟之四方機廠，再次則爲粵漢之株州機廠。當日由工務員陪我參觀。全廠有翻砂、打鐵、機器、油漆、木工、裝車等各廠，盡一日之功，未能看完。派我先在裝車廠實習，此路爲英國借款建築，有許多英國人主持，廠中各廠主管工程師都爲英國人。

蒙葉恭綽部長召見

赴美只剩兩個月，有交通部令部長召見。九月初到北京住姨父嚴蔭生家，不免又有一番慶賀勉勵之辭，以前的女朋友鄧三太太已回南，周秀琴女士仍然如舊，對學生運動十分興奮。嚴仍爲主計科長，其上司電政司司長仍爲周秀琴之父，交通部長召見，自然由他們二位佈置時間與地點。到期就在交通部部長室謁見。先由育才科長帶入候見室，由室中傳達報告部長室，不久即由傳達帶我去部長會客室等候。會客室甚大，具一枱數椅之會客佈置者共有六七撮之多，每一佈置皆係大理石枱子，絲絨鋼絲椅，形狀顏色各異，看上去非常調和而悅目。葉部長恭綽（玉虎）出來了，先到別一桌晤談，我看他，人甚矮小，着長袍馬甲，雖在一室中，聽不見他們說話聲音。不足半小時即到我處，他說的是廣東官話。他叫我的名字說他此次派我去美國，對我的希望甚大，要我學些本領回來辦好鐵路以交通救國。國家多難，每個國民有救國責任，而受過高等教育，責任越大。說完就立起來向別個客人那邊去。我出來後就到嚴科長周司長處報告，再到育才科見科長，問如何辦出國手續，科長當時吩咐科員代辦出國護照，並囑附一二日內即帶我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船票已由育才科代辦，俟我到上海辦理行裝及訂定船期時，即通知育才科再將船票及治裝費二百元滙到。當時即將我父親的銀行地址告知以便通訊。一切完備後即回到嚴府等候消息。三四日後嚴科長得育才科通知叫我次日一早到科，由科員某帶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美大使館在東交民巷，我去時求簽證者祇我一人。經問明姓名年齡後即蓋章放行，毫無囁嚅廢話。我心裏想原來辦護照出國就如此容易！殊不知後來在香港再謀携眷出國時就一等十年之久，此一時彼又一時也。手續辦完，即擬遄返天津，到北寧鐵路局報告機務處孫處長。我問

幾時可以准許返滬辦理出國行裝及手續。他說：「現在你已見過部長，部裏已經代你辦了護照，我們這兒對你無理由羈延你的行期，你要幾時走就幾時走。」我將我的月薪每月分寄仙女鎮我家及長江沙洲上嚴家的手續辦清後，方可離津。路局的薪水按月照發，但我不在家時如何分寄兩處呢？我在北京時聽見姨父說過，我的表兄郭漱岑已由姨父派至天津電報局爲會計。我到津後就到他家談談，他住在英租界耀德里有一妻一子一女，甚安逸。我就告訴他，我要出國，出國後北寧路薪水可收作家用，擬請表兄每月代收代寄。表兄嫂隨即答應。次日我就擬好呈文並將郭表兄帶去見孫處長。孫處長即請會計處長來吩咐辦理手續，因爲此時孫處長已升爲副局長兼機務處長，所以他將我的呈文批交會計處辦理。我們隨着會計處長到會計處，由郭兄簽一姓名作爲存證，以後就憑他的圖章簽字，領我的月薪，再由他分寄仙女鎮及江洲兩處。手續辦清後我就回唐山準備回南。

回到唐山先到母校看看諸位老師說明秋後去美，老師們看慣了這些事，沒有什麼興奮，倒是那個擺小攤的趙掌櫃的，堆着滿臉的笑，兩手在胸前作拱說：「恭喜恭喜！居然熬出頭了！」我也覺飄飄然。

參觀唐山市兩工廠

唐山除鐵路工廠外有兩個大去處。第一是開灤煤礦，第二是啟新洋灰廠，都是中國有名的生產大廠。在唐山讀書四年沒有去參觀過，此時就要出國，將來回國有沒有功夫去參觀，沒有把握，所以在

回南以前必須去參觀一次。那知道挖煤是要乘升降機到地肚裏去挖的，看上去那昇降機非常粗糙而骯髒，實在不願下去，但事已至此不能回頭，硬着頭皮與許多黝黑面孔穿着油黑衣履的礦工一齊下窟窿。到底後有電燈照明，有鐵路四通，由嚮導帶着乘了一個小電車向去處而去。停下來見礦工用鐵鏃鏃煤，也有用電鑽鑽孔的。據說孔鑽好了，將炸藥灌進去，到有相當數目的炸藥孔時，就由砲手用電池開炸，炸得許多煤與碎石夾成一大堆。工人們將煤石分開；煤上煤堆，石上石山。在裏面並不覺煤氣逼人，但出到井口，才知道外面空氣新鮮而涼爽。而此一進一出，滿面滿身都是煤灰；到會客室再由當事人請到洗手間洗手洗面並撲灰。

啟新洋灰廠是中國第一座製造「水門汀」的廠，規模極大，其出品為中外各地所需要。其主要成份為石灰石及黏土。唐山鄉下到處有這兩種原料，所以在此設廠。法將此兩原料按比例混合後送入窯中用煤屑燃燒成餅，然後將餅磨屑即為洋灰。唐山所出為最好的 *Portland Cement* 所謂窯就是一個最大的圓鐵筒，大約有七、八呎直徑二、三十呎長，火在筒內燃燒，在架上旋轉，所以混合物燒得均勻而不致結成大塊。

此時心情就要趕快回南辦船位及行裝，工廠實習一層早已置于度外，工廠管理方面，雖係英國人亦不甚吹毛求疵。我想嚴家栽培我這許多年，此次出國以前，必去當面致謝並請示，方合禮數。所以把唐山行李等收拾停當後即先赴天津郭家，將行李存放他家，然後輕裝再回北京西城安福胡同東拴馬椿嚴家辭行，就留住了幾天。這幾天直奉兩系相爭大有開火情勢，日間我就偷閒到什刹海看荷花，此

時滿眼蓮蓬，少數紅白荷花，一部分葉子已破裂枯焦，想到「留得殘荷聽雨聲」句不無神往。又趕到城北「仿膳」去嚐一嚐西太后所吃的窩窩頭與肉末燒餅。窩窩頭係玉米麵蒸的小饅頭，大漢們吃來一口一個，如果請梁山泊諸位來吃，他們一定一口吃幾個。有點黏，有點甜可以當飽。肉末燒餅，就是尋常有芝麻的油酥燒餅，夾着醬炒瘦肉丁，香脆爽口。原來皇家飲食不過如此。最後到皇城後門所謂大內裏參觀一下，見有皇帝太后所坐的硬椅硬凳，以及所睡的硬床硬舖，想當日皇帝所享受者不及今日平民之舒適。

晚間到嚴家，姨父已下班，他說北寧鐵路已停車，因為直奉雙方在鐵路左邊開火。我這一聽，有點抓瞎，大有回南不了之勢。姨父又說京奉（即北寧路）路為通京之惟一鐵路，當日與各國所訂條約有一條規定，此路不能一日停開，現在東交民巷正與中國政府交涉中。當晚在家吃飯，飯後向姨父、姨母感謝其助我讀書之盛意，所借錢固可按時還完，但這番盛意為畢生所不能忘。以後在美如有所需，請函告當如命寄回。當時謙讓一頓十分和諧。

三兩日後報載次日有國際列車自北京開往天津，火車頭上掛萬國旗，直奉雙方軍隊對此車不加砲擊。當晚姨父一家還有三舅父一家回到東城全聚德飯店為我送行。又吃了一頓脆香的北京烤填鴨，及鮮嫩的芙蓉雞片。第二天一早到前門外東車站上車。車上乘客甚少，有許多位外國人來來去去。車行甚慢，看車頭上萬國旗飄揚。車到廊房站，大家緊張，開行後，向那面張望，原來兩軍即在此站左近東西對壘。彼此對峙之直線與鐵路成正交。兩方旗幟鮮明，帳篷及砲位整齊，並未開火。過此後車開

較快，午後一時許，車到總站，余卽下車奔郭家，又住一夜，與表兄表嫂話家常，第二日一早乘津浦車南下。此時仍用頭等免票，沿路無話，到德州買燻雞吃，又爛又香又便宜，一元四隻，真價廉物美。過濟南過徐州直奔浦口。過江乘滬寧車到鎮江，再乘小輪到仙女鎮。離家不足三個月，似乎景色已非。河行風平浪靜，兩岸柳暗花明。船上人岸上人，人人笑眼迎人，都成了羲皇盛世之熙和氣象。到家後祇老母一人，小弟上學未歸。妻不在家，說到東鄉姊姊家去了，不免興頭上遇了一盤霧水。勉強與老母說明出洋經過及家用佈置，晚間早早就寢。

王家大小姐嫁與東鄉朱家伙劉家莊一個姓朱的。朱家伙是大戶朱家的根據地，全莊都姓朱。住滿了，移向西邊的劉家莊，我的大連襟就是朱家的一伙，溢住在劉家莊。朱家伙裏的大戶叫朱實生，家有四千畝田，妻妾使女齊全，我的連襟祇有四百畝田，自己以爲是窮措大。我同這位親戚沒有見過面，東鄉也沒有去過，所以第二天起來就打算去東鄉接太太。當與母親說明，就到三閘橋上問明車伙們誰去過朱家伙。有一個去過，並且認識劉家莊朱家，就講明價錢向東而去。走到仙女鎮東頭都天廟已到大路，就坐上兩把手的小推車。就聽牠嘰嘰唔唔地向東滾去。大概只有十幾里路兩個鐘頭到了。當時找到朱家，進門就看見姨姪女。她認識我，隨卽跑回家找人，一時人都出來，有我的太太，她的大姊及姊丈，還有侄男侄女及傭人等鬧了一頓。原來莊門口有一大廣場叫打麥場，一進門是一個天井，天井後有三間大廳，堆了些農具，這是堆稻麥的地方。再進爲三間正房兩廂房，左偏書房亦爲帳房，我的連襟在這房裏攔了一張床。窗明几淨非常軒敞，這是新造的。正房一切都是舊房，非常幽黯，不

舒服。當時就開了要打麻將，我那時真不會打，他們一定壓住我打，我就開始了打麻將。在麻將桌上就談起東家長西家短了。

土財主買官的故事

據說那個大戶朱實生是他們的本家，他有錢、年輕，常到揚州去頑，帶回來一個姨太太，又與侍候他們的小丫頭發生了關係，就收房爲二姨太。在家無事就抽起鴉片烟來，烟床上瞎想做官，於是帶了兩個姨太太去北京找官做。去了兩三年，沒有找到官做，田已賣了好幾次，現在祇贖不足三千畝田了。結果弄到山東什麼縣的縣長。他最高興做縣長，縣長有權可以支配富民，可以坐堂審案，好大威風！那知這一縣長是山裏的縣，沒有許多人，更沒有許多田賦，窮得很。縣衙門的房子都是破破爛爛的沒有錢修；差人衙役又不敢多用，沒有錢給薪水。弄得二姨太要自己帶秤上街買菜，這位縣長不但賺不到什麼油水，還貼了不少錢下去。現在這個官做厭了要辭職回來休息，這是鄉下有錢佬的下場。

下午我要回家，他們一定要留住一晚第二天走。晚飯做了不少的菜，都是魚肉雞鴨之類，可是飯裏有蟲，我真不願吃。看看我那連襟吃得香噴噴地連蟲一齊吃，毫不在乎，原來田裏出了米，存在家裏久了就生蟲，賣也賣不出去祇好自己吃。自己不吃，家裏上下更不吃，不得不閉住眼睛往下吃。他說，蟲是吃米長大的沒有關係。鄉下土財主的生活也有非一般人所能忍受的。第二天一早由他家的長

工推他們自己的車子送我們回家。過了不到一個禮拜，家裏坐不住，又去上海辦事。

到了上海先到母校交大問消息，本年畢業機械科第一名爲鄭泗，奉派去美國深造。又有茅以昇的兄弟茅以新自費留學，與我們同時走。大家都要趕上二月開學，所以就訂了威爾遜總統號頭等艙位，十二月中旬開行，一九二四年一月底以前可達。所訂船位我與茅以新同房，鄭泗與另一位同學金懋同房。校方並告訴我，南京路新新公司西偏有一家服裝店，專門辦理出洋衣着，鞋帽、手提箱、大鐵箱、雨衣毯子俱全。須早去接頭量西裝尺寸。我們平時除穿操衣外未穿過西裝，於是到該店量身材挑式樣。忙了一兩天方才定頭，到父親處問安，他說前幾天交通部滙到置裝費二百元。

在上海已無正事可做，茅以新約到南京他家玩一兩天。他家住在南京中正街，開交通旅館，城裏一間下關又有一間，爲舊式旅舍，開了不少年，由他家老大管理。老二就是茅以昇，老三是茅以新。以新已結婚，其夫人爲交大同學陳章的妹妹，端莊靜嫻，一對玉人。父母健在，老太爺方面大耳，一副誠篤相，宜享壽考。次日我又辭別回仙女鎮。到家就知道本月薪水已寄到，這條路已開始發生作用，此心甚慰。

出國前夕回鄉探親

一九二三（民國十二年）找出國留學之前，回到家裏閒住幾日，同岳家諸兄嫂周旋。此時岳父（王鐵海）母均已去世，家道中落。原來她家是老祖父（王龔子）一手起家，在揚州裏下河開有幾個木

廠，每年收入甚豐，生活優裕，所住房屋原祇三進，即前廳大廳後廳，岳父母生有四子三女，住房不夠用又在西苑照廳前後兩端各造兩排新房，每排三間即兩房一廳。長女出嫁四子結婚後各房添孫，瓜瓞綿綿，丁財兩旺；岳父與其老父奔走裏下河仙女鎮間，甚爲忙祿。有財即有勢，當地紳士來往甚密，自己一家也變成鄉紳。

內兄中老大（王道隆）讀書最有成績，小考中了秀才，就想做官，結果做了一任江西九江的硝磺局長，有時携眷回來探親，聲勢好大。老二承家業，常常隨岳父到裏下河處理事務，有時就讓他單獨去裏下河收帳，倒也克紹箕裘。老三最聰明雖然讀書未成，但也有官癮，嘗到大哥的硝磺局中弄個差使做做，做官究竟是有些拘束，他不高興就回到老家做大少爺。當地自然有些閒人，就來幫閒，陪着打牌吃酒抽鴉片烟，居然加入青紅幫爲大字班，也開堂收徒。他打牌有手法，每打必贏，有時還開碼頭到鎮江蘇州開賭，贏了錢就回來大吃大喝，大擺排場。老四是老實人，左眼不靈，外號叫四瞎子，他最無用，在家裏安安靜靜做少爺，什麼也不管。大房裏的孩子結婚，家裏又不夠住，就將大門外兩個並排各三間兩廂房的瓦房買過來，此爲極盛時期。

岳父岳母相繼去世後，他們四房就將房產分開，老大分得大門外兩所市房並得了些錢與古董字畫，在仙女鎮新街南租了一所房子住，他此時已丟了官，就住在家裏做鄉紳，並代鄉民做狀子打官司，儼然做了律師或刀筆吏，生有三子三女。三個兒子都受過相當教育，三個女兒也各奔前程受些教育。大嫂子生得矮胖圓臉，爲人忠厚，有福相。老二一向做木商，常到裏下河接洽，每次回來都是滿載而

歸。少爺身份自然受廠中各管事及司務的恭維及禮遇，於是也吃上鴉片烟。分家時他得正屋之最後一進及正廳一半。他手中最初有些私房錢，二嫂子瘦瘦的長臉，爲人精明，生有幾個子女都未受教育。後來他們將後進的三間兩廂正屋租給人家住，自己在大廳西半起一個小灶過日子。老三分得前門廳三間兩廂及大廳的東半，他有些錢，三嫂子生得漂亮，是中國古裝美人，她會過日子，省吃儉用，也就過得安逸。老四頂無用，四嫂子生得矮小，爲人老實，不與人爭，我看見過他的未出嫁的妹妹，生得花容月貌，亭亭勻勻，想起四嫂子年輕時必甚妖嬈。他們分得照廳前後兩個三間房，關起門來自成一個院落，後來老四在中洲街上一家輪船公司做職員，也就平穩地支持了家生活。

本來轟轟烈烈的一家，過得熱熱鬧鬧的，主持人一倒，後來即不能維持下去。我以爲老一輩的不知道爲下一輩謀生活之道，當時有錢的就想做官，大概當時官廳對富戶剝削，富戶無法抵禦官府壓力，往往吃虧忍受，就在下意識裏生出做官就有勢的想頭，更可魚肉其他鄉民。科舉廢除後，此路不通，他們祇有學做生意，絕不願學一行手藝，生意人仍爲長衫人，手藝人就變爲短衫客，老一輩不願意受此污辱，後一輩也不願吃此苦頭，結果養成了一輩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的游手好閒抽鴉片烟的廢人。老一輩不知道教育之重要，以爲有了事業弄了房屋田產，子孫們就可以一生吃着不盡，安全度日；殊不知世界上已不會再有這等如意算盤的事，仙女鎮上大都是這樣靠一個人創造家業，跟一個人浮落，無連續性，十分可惜！

舅舅做官舅母種田

外祖母家聽見我要出洋，就派了鄰居大漢「聯貴子」推一個獨輪車到仙女鎮來接我們，母親就帶了我們夫婦又另雇了一輛獨輪車買了些京果粉、京江饊、雞蛋糕、肉酥捲之類作爲禮物。中午到了長江的夾江邊，渡船過江後不久即到廿九圩顧家，沿圩各家都有人在外面表示迎接，一則看看出洋的朋友，再則看看街上來的新媳婦兒。此時爲一九二三年重陽節左右，秋高氣爽，稻已上場，家家忙着晒稻打稻，秋梨上市，新竹搖風，塘中仍有殘荷。到顧家莊院，則姨娘舅母表姊表妹一大堆在歡迎。

當時外祖母已去世，原來一家三弟兄全靠大舅舅顧泰康一人在外做錢店生意維持，後來錢店倒閉，回家休息時就得了斑疹傷寒（想係猩紅熱）死了。家中原有百十畝田，本來大家種，大家吃，現在就分三份，各自種植。二舅舅泰階經嚴蔭生大姨父薦入上海交通材料廠做事，二舅母在家種田。三舅舅泰履也經嚴家介紹到北京交通部電政司主計科做科員，三舅母也去了北京。所遺一份田分由大二兩舅母分種。

第二天嚴家派人來請，我們三人連大舅母就一齊去了。嚴家大瘤太太現在中了風，半身不遂，用了一個女佣叫朱二娘侍候，每天由正屋臥房將她搯到灶屋吃飯起坐，每晚再搯回去睡覺。除兩腿不能走路外，上半身甚好，可以自己吃飯梳頭，而頭腦清楚如常人，見面後即罵姨父沒良心，在北京頑姨太太抽鴉片烟。姨姊嫁與一位嘶馬鎮大戶姓王的，當時在家就阻攔後母（她的生母就是我母親的姊姊

亂說。大姨父有一個親兄弟叫嚴老五，就是在仙女鎮電報局做電報員的，他的太太在家，生得一面孔的麻子，皮膚雪白。我的姨兄就是嚴元瓏（伯和），他還在交大讀書，明年畢業。他的太太也在家，生得矮胖而兩眼斜對，走起路來，斜着頭偏着走，都是小脚，回頭看看我自己的太太，實在高明得多了，我們上一輩的女子都裹脚，同輩的也都裹脚，確巧我這位太太不是裹脚，在當時就算文明之至了。我對這兩位年輕太太之醜相實在有些納悶，想起了嚴五叔在仙女鎮電報局做報務員正翩翩年少，而姨兄在交大爲足球健將，崢嶸頭角，何以弄這兩位活寶做太太。原來鄉下婚姻全靠媒人串撮，而且他們二位當事人到女家相親時，女家請妹妹或姊姊頂替。到了花轎進門，拜堂入洞房，新郎官將紅綢幔揭起一看大驚時，已經生米做成熟飯，無法悔退，祇好遺恨終身。好在當時納妾之風尙存，男子們尙可在外面爲所欲爲，也就不了了之。

姨姊與王善之爲補房，本人曾在南京讀過師範學堂，家中富有田畝，結婚後即在家管田務。第二天他由江北嘶馬鎮來嚴家看我，人生得白淨頎長，說話文縷縷地有鄉紳風度，當時談得入神，並告我謂岳父正代謀部差，不久即可北上。約我去他家頑一天再回嚴家，次日即與同乘獨輪車去嘶馬，不到二小時即到。他家在廣大打麥場後磚牆一片，瓦屋連雲。到後登堂拜母並見乃妹。妹年事不足雙十，眉清目秀，烏髮紅顏，曾在家塾讀詩書未裹脚，在我所見之時代少女以此爲最美。聞此女不久即嫁人，在難產中逝世。中國鄉間無醫藥設備不知枉死了若干人！次日即辭歸嚴府，與母妻回顧家，再過一二日回仙女鎮。

途中細想嚴姨父在交通部僅爲一科長，而提携了他自己的一個胞弟一個堂弟、我的兩個舅父一個表兄（郭姓）一表弟（顧家），栽培了我，又欲位置他自己的女婿，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矣。然而細看他自己的生活，除娶一姨太太及抽鴉片烟外，並未聞有貪污事，他的家產除原有祖產之住宅及田產外未增置一屋一田。所可估計者，也許姨太太自己置辦些手飾，至於產業一層，在我觀察她一生總在上海八仙橋一帶租屋以居，未聞有何新屋或田產。想此公積德甚厚，宜其有好子孫矣，乃姨兄一輩未成功任何事業。鄉下斜眼太太生了一個兒子大學畢業而不肯結婚，姨太太生了一個兒子又不成材，天所降福於斯人者即子孫平安度日未遭橫禍耳。

在長江中心住了一個禮拜，正是秋收豐富時期，吃了不少新鮮農產品。鮮魚捉來後即清蒸用生薑米醋蘸了吃。鮮蝦吊來即用高粱酒醉好，然後用醋與麻醬油拌來吃。蓮蓬、鮮菱、藕、竹筍、萵苣等，都是隨時採來隨時吃，吃得夠鮮夠嫩。至於舅母姨母等做鄉下菜，有燒番瓜、燒豇豆，尤其是瓜豆鍋邊所撻之豇豆米和的餅。燒鱈魚我不吃，我愛吃剛捉到的螃蟹。這時候已有鹹秧草了，鹹秧草就白粥吃，鹹秧草包籼米粉湯餅吃，有自做的桂花糖，桂花糖糯米粉圓子，糯米粉油糰餅，都是街上買不到的東西。我在享受，老一輩子看見我吃得香，頑得高興，就向我母親慶賀並祝福；個個說老太太修得了一個好兒子，個個說老太太修得了一個好丈夫。處處得人恭維，我心亦覺欣慰，每對長輩們作會心的微笑。辭行後又由鄰居「聯貴子」及另一個人推兩輪獨輪車裝滿了番瓜、生菱、竹筍、芋頭、秋梨等回仙女鎮。

離家遠行出洋留學

這時我該說說我太太的幼年生活，她是頂小的女兒叫靜涵，比大哥哥小廿四歲。十五歲以前家業鼎盛。平時吃飯，前廳男客兩桌，後廳女客亦兩桌。佣人除前廳有站廳的、打雜的、侍候茶水的，後廳有廚子、老媽、洗衣的、縫衣的、繡花的，家裏的人串串的人碰人。可是女的不許過前廳的屏門向前，男的也不許過這廳之屏門向後。老祖父是龔子，人稱王龔子。他在家一聲喊，大家都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出聲。至於親戚們有姑母家姨母家舅母家的，但祇見人家來，她尚未有人帶着去探問這些親戚。

自小在家塾讀些女兒經等，閒下來就同嫂嫂們學做針線打絨繡花，晚間同二姊靜貞一個房間睡，不知世間有愁苦事。祖父死時喪事葬事太熱鬧，並不覺得哀慟。十五歲喪父，有些感覺了，十八歲喪母，纔知道孤苦。二姊出外學護士後，四位哥嫂分家，她就分期在各哥嫂家吃住，幫着帶領諸子侄，侄男女對她甚好。在東鄉大姊朱家住的時間久，因為大姊有個姑娘叫瑞仙小她一歲，彼此作伴，廿一歲與我結婚後方始有自己的家，方始有一個婆母的憐愛；但我的事業心重（也許是官心），或在學校讀書，或在揚州教書，並未常住溫柔鄉。此次又須出洋留學，不知何年何月方能歸來，我知道她無悵惘，但我無心留戀，不得不硬着頭皮走路。在一般青年男女必有一番難解難分場面。我記得末了一次去上海乘船時，母親帶同她以及岳家幾兄嫂送到七閘橋邊輪船碼頭送行，並無任何儀節。俄而小

船離岸開行，不過相望示意而已。

此次在家鄉辭行，最大目的在要求他們於我出洋時，常常來看看母親弟弟及我的太太，並希望他們照應他們。

此時弟弟已有十歲讀小學，我會到小學見凌善也校長，及教英文的錢四先生，拜託他們注意弟弟的學業，又拜託凌善也的父親，我的先生凌竹君；請他爲我弟補習中文，使他唸些四書五經。在家裏就告訴母親及內人，我對於弟弟教育極關心，我小時受了無知無錢的苦，希望他不要再受我受過的罪。

大概離開船一星期，我到了上海，住在一品香旅社，每日到衣着店辦理手續，閒下來就到虹口醫院看我的乾姊姊（妻的二姊，比我大六七歲）。中午有時去銀行看看父親並領臨別訓言，我準備到美國伊利諾大學。知道唐山同學裴慶邦及嚴璿在那裏，先期寫信給他們請他們幫忙。

中日美三國大新聞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中旬我同茅以新鄭泗乘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去美國留學。

一九二三年中國出了兩件大事。第一件發生於五月間轟動全球，那就是臨城劫車案，當時津浦路藍鋼車方開始運用，中外名人都要乘此列車試新。那列車的設備豪華，與美國頭等臥車比，有過之無不及。這一天這藍鋼車由浦口向天津開出，乘客滿載。當夜車至山東臨城站，土匪頭孫美瑤率衆登車

，將所有中外頭等乘客綁架入山。結果由鐵路當局及北平政府與孫匪接洽，准予招安，將匪衆編入正式軍隊，然後將所有肉票釋放。第二件發生於十一月間，北洋政府改選總統。曹錕賄選當選爲大總統，受到國人的責罵。

同年在美國的總統也出了事。原來的總統爲哈丁。我記得他是1920當選1921上台的。那時唐山大學正在上演「一元錢」。休息時忽有銀幕報告說哈丁當選爲總統。這報告是說英文的Mr. Harding to be elected」時大嘩！字幕忽然取消。一會兒又發現字幕說Mr. Harding is elected。可見那時大學英文的程度。本年八月間哈丁到西海岸休假，大吃海螃蟹，後來就生病死了。副總統柯立基上台，我在美國四年都是他當總統，他是新英蘭維爾萃州的人，出身寒微，故在他任內，一以節約爲主。據說他的袖口及膝部都愛有補釘。

那些年來，美國排華的運動，一年比一年強。當時排華法案是「華人除官吏商人及學生外不許入境。」我們是學生身份，所以在北平美國大使館簽證時，絲毫沒有困難。以前到美國淘金築鐵路以及開洗衣作飯莊者原可自由出入，現在祇准出境不能入境了。據說偷渡者想出種種方法入境，常有偷渡者在油桶中悶死、船底層餓死或病死的事件。

一九二三年日本在九月間出了空前的大地震，橫濱市被大火燒光，東京市也損失不小。據調查兩市共死了十幾萬人，慘極！

我們三人，於十二月中旬一個晚間上了船。開船的時候，熱鬧極了！送客的人在碼頭上，人山人

海，船上音樂悠揚。船上客人與碼頭上親戚朋友互道珍重。而船上人又以五色紙條向岸上送客擲去，船開時，紙條愈放愈長。有許多有情人更是聲淚俱下。茅鄭兩兄都有家人來送，不盡依依！唯有我孤家寡人一個，岸上並無一人相送。事後想來，這也與家庭經濟有關！如果我母親同妻子都到船邊相送，則舟車費用旅館吃住，而沿途需人照料，一切用費不貲，像我家經濟情形擔負不起。至於父親爲人原不知道兒子出洋是大事，也不過是家裏小輩出門謀生，更無降尊親自送行的道理，所以，也就算了。

船離開碼頭就開飯。到處聽見叮叮噹噹的開飯音樂。我們穿得整整齊齊的。到了飯廳，就被安排在旁邊一張小桌上。許多紳士淑女們都穿了禮服進來。中間一桌是一個大圓桌可坐十六人，是船主的桌子。船主坐在主位上，許多漂亮高貴的男女賓被引到桌上坐。此時音樂隊奏和諧樂曲，大家共享盛餐。我們三人每人手上有一張印刷美麗的約一呎見方的菜單，滿紙菜名，不知如何點法。我先點一個試試。端來了是一個湯，未曾吃完，又依次叫了一個，又是湯。心想，大概這一類都是湯。下次在另一類裏點了一個，來了一個炸魚，吃吃也罷了。再想點，一個侍者過來講中國話，說有唐餐，我們就依他叫了一個，原來是一個素菜肉絲，還有些米飯。如此吃了，並要了一個咖啡。三個人坐着看人家吃着、談着、笑着、跳着，我們也就欣賞着這些西洋景。川來川去的侍者都是中國人，而且熟練得很。他們托一大盤碗具飛奔，毫不吃力，走到廚房門口時，不用手推，門就自開了。我們就研究這是什麼道理，後來知道這是用電管制的。

我們乘的是頭等房，據說不乘頭等房，到了美國時，移民局不許上岸。頭等房有兩個鋼絲床，沿着船邊一個，對面一個。中間有空地，床頭靠壁，床尾空間甚大，有坐椅及長凳。地面全鋪地毯。我同茅以新同房。我們家的臥房都沒有這樣好，我們自嘆是「開洋葷」。床上有羊毛毯鴨茸枕頭，我們想「我們幾生修到如此生活！」

日本風光海上波濤

一覺醒來，已快到日本，我們趕快起身梳洗，在室內圓洞窗向外一看，風平浪靜，已經遠遠看見日本。我們趕到飯廳，胡亂吃些雞蛋麵包及咖啡，就出門去看。此時船已行駛得慢些。看見日本一個城市，間知係長崎，可以上岸參觀。船靠碼頭，我們上岸，有人領着去看「水源地」，那就是長崎市自來水的蓄水池。池夾兩山之間，山上杜鵑花大開，五色繽紛，映着遍地的青草毯上，煞是好看，到蓄水池邊一看，池水滿盈，水平如鏡，四圍山色雲光互照，真如仙境。遊倦歸船，船員仍在做上下貨工作。此時方知船身頗寬大，有游泳池，載重一萬六千噸，想來過太平洋必甚平穩，不致有暈船之苦。次日船到橫濱，據說上下貨甚多，可停二十小時以上，於是相約上岸。橫濱是一片瓦礫，其象甚慘，即乘火車去東京，到銀座鬧市及皇城外作走馬看花之遊，路上行人多穿木屐和服，間有穿西裝革履者，女人亦有穿白衫黑裙者。東京市人頭攢動，銀座街更是肩摩轂擊，人山人海。街旁有咖啡店，座無虛席，大家商議去京都一看，乘快車瞬息即到，此間不比東京，風景幽靜而人亦閒雅。北面有山可

乘纜車上去，我輩因時間問題，急匆匆返回東京轉橫濱上船。不久船即開行，如果脫船，我輩須在此候下班船，不知耽誤多少時呢。

第二天早晨去飯廳吃早餐，覺得船在搖晃。未吃完即回房休息，晌午再出門到各處參觀。先到大客廳，有鋼琴，有莎法大椅，有圓桌方桌。許多人在打橋牌。據說下午有電影，晚上有跳舞。午餐無味口，祇喝些淡茶，吃些餅乾而已。晚上去飯廳，走到門口即被牛油氣味衝反胃要吐，急返臥室，躺在床上看我帶來的水滸傳、紅樓夢。茅以新也借去看看，消磨時光。第二天早晨要起來，但一抬頭就要吐，祇得睡下。

中午侍者來請吃飯，亦不得起身。他倒有心，自動泡了一壺茶拿了一盤水菓來。水菓是鮮紅的蘋果及金黃的橘子。我這一看不勝感慨係之，我想我平生那裏吃過這樣好的水菓，看也沒有看過。

我睡在這豪華大船的鋼絲床上，想到我母親及妻在仙女鎮的生活，每天所吃的就是青菜豆腐飯，有時還吃菜飯菜粥，偶爾吃點小葷如燉蛋、小炒肉絲、韭菜炒螺絲等，過年過節，才有紅燒肉紅燒魚等吃吃。穿的就是布衣布衫，穿綢穿緞一定有了什麼喜慶大事。住的就是三間瓦屋，冬天祇以銅手壺暖暖手脚，再冷加一件羊毛皮衣就算了不得。大小便用木桶裝好，每天傾倒在一個專門備用的瓦缸裏。木桶大洗大刷後再取回應用。洗澡是夏天的事，冬天裏女人們決無洗之可能。除非有大舉動，燃炭火盆燒大量熱水方能如願。鄉下人沒有這個想頭，自認沒有這種福。下雨要出街就非穿釘鞋打雨傘不可。釘鞋是自己做的特別布鞋，鞋面鞋底都用桐油油過幾層的。鞋底用十幾個半寸長的鐵釘釘上，穿

在腳上，踏在地面，釘子着地，鞋底離地面約半寸。下雨一街泥，泥就圍在釘邊，不致污及布底。滿街釘鞋響起來不比木屐的聲音低。這是人們下雨天的恩物，否則沒有許多乾的布鞋換。

記得許多大店平時賣出東西可以記帳的，那些帳必須在陰曆年底卅晚上收回來。每年到送灶日子以後，大店的夥計們就分頭到各欠戶收帳，如果下雨，他們必穿釘鞋打雨傘到各家收帳，晚上街道沒有路燈，他們還要帶一個燈籠，燈籠裏點蠟燭，背袋裏還帶着帳。這分工作實在不容易做，有些欠戶有意爲難，專打七折八扣算帳，到卅晚上收不齊的話，明年的工作恐怕不易蟬聯。

茅以新家住在南京城裏，並不比我家好些。我們就談到家中人吃水菓的事，鄉下水菓春天有桃子杏子李子，夏天裏有西瓜甜瓜黃瓜，秋天有秋梨荸薺蘿蔔，冬天有紅柑子紅蘿蔔。但這些都是吃了頑的，不能療饑，所以也就不能算是糧食，糧食才是正餐呢。說着說着，茶房又送來些餅干蛋糕說，你們一天沒有吃東西，不成！我們看這許多的東西，也是平生所未吃過看過的東西，但是祇好看，吃不下去。

再過一天，風浪更大，我們更暈得兇。茶房來，我們問他何以風浪如此大。他說並沒有風浪。本來此船走南路經檀香山到舊金山，太平洋上太平無事。這一次航線走北太平洋，沿阿留申群島阿拉斯加走，航程短，但北路風浪較大。再過一天，天陰有雨，有時斜風潑雨，船顛簸得利害。我們起來小便就吐，大家難過。好幾天不去飯廳了，聞見飯廳的油味就要吐。據說頭幾天，飯廳上人真多，後來漸漸少了，今天簡直沒有人去。我同茅兄兩人在哼聲不絕。茅曾說：「早知如此受罪，我纔不出洋呢

船上盛餐無福消受

過了一天，天好了，風也息了。我們回到飯廳去吃飯，但胃口仍不好，吃得有限。幾天來，我們房間裏弄得髒透了，茶房來洗地換床單，新鮮了一頓。睡在床上這三四天，倒讀了不少頁紅樓夢與水滸傳，以前從未有如此長時間一氣讀小說，也算一種收穫。前幾天，房間裏床下面所放箱子都自己出來游行，椅子都用繩子扣牢。飯廳桌上都加了欄杆怕盤碟下地跑，現在都一切恢復原狀。

抵美前一天，茶房們來說明天靠岸，今晚船主請客，有跳舞宴會算是惜別會。我們事前曾將以前帶回來的菜單翻字典查明是什麼菜。原來菜單上列有百樣的菜名生字太多，有的是法文根本就查不出。

茅以新對此道稍爲內行。據他說菜單上分好幾類，第一類是開胃的小吃，如鮮菓杯、瓜、橘子、橘汁、番茄汁、小魚、小肉圓之類。第二類是湯，列有十幾種。第三類是正菜，這裏面有雞鴨魚蝦牛肉豬肉羊肉之類。第四類是點心，列有一、二十種之多。第五類是飲料，有咖啡牛奶可可紅茶等。我們中國人是不吃牛肉，我連羊肉都不吃，又不喝牛奶，所有外國點心都是牛奶牛油做的，我又不吃。

當天晚上茅兄要了牛肉牛奶點心吃得痛快，我祇要了火腿。茶房說有中國菜，也就要了一樣吃吃，胃口不佳，吃不下去。再看別的桌上，大家穿得花枝招展，飲酒跳舞異常高興，船主更興高采烈與

女客人跳舞。

據說船上有幾十個廚子做菜，用的都是上等材料。每天吃六頓，除三頓飯外，上午十時有茶點或牛肉汁送到客人面前，無論客人在什麼地方，他們都要送到。下午三時，晚上十時都有茶點送到。我們沿路暈船，根本就沒有享受到這種特種待遇。後來在美國多年，學會了吃牛肉牛奶，也知道什麼牛肉，如何做法最好吃，知道各種點心的滋味，但沒有再乘頭等船的機會，也就沒有再嚐到船上菜的味道，因為回國乘船無移民局之麻煩，樂得乘三等省幾百美金，未乘頭等。再後來携眷到美為移民，人多手短，更不得不乘三等艙以節省川資。所以頭等艙之豪華生活在「阿木林」時期無意間錯過，等知道「享受」，又無此機緣再乘一次，人生遇合即如此也。此次船行十八日在渡過國際子午線時多過一日，實際行十九日，能知道生活愉快者，離開日本後不過三五日而已。

船到西雅圖有許多美國政府人員上船來；有些是移民局職員，他們要查旅客護照，護照上無合法簽證者即不許上岸，逼着原船帶回；這是我們中國人重要關頭，我們三人都是學生，有合法簽證，都加蓋印章放行。還有一批是海關。第三批是各家鐵路公司的經紀，我去伊利諾大學，茅鄭二位去普渡大學，都須乘車去芝加哥換車。當時橫貫美陸鐵路有六家，有三家走北線的如大北鐵路加拿大鐵路等，冬天走北路似不甚宜，於是我們挑了一家走南線的。走南路的有聯合太平洋線、中央太平洋線以及南太平洋線。南太平洋走極南，我們就乘中央太平洋。無論乘那一家，價錢一樣，走的時間一樣。我們有火車票也有臥舖票，當時在船上決定乘當晚開出的火車，上車睡覺，可以休息一兩天。這就結束了將

近萬哩橫渡太平洋的旅程，大吃苦頭，無大興趣？國家給予了最高等的物質享受，奈自己體質不健，智識太低，不但未能享受，反覺大受其罪，不勝浩嘆！

乘三千哩美陸火車

此次所乘火車直穿美陸三千哩。當日下午四時許上車，找到車號與舖位號頭，即有黑人茶房來招呼。我看他黑相，真黑的驚人，以前同學有打油詩嘲笑黑皮，其中警句有「忽然看不見，站在炭旁邊！」這位老兄真與炭一樣黑。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黑人，不免有些驚奇。他說的英文，也有特別腔調。他看見白人，就像看見鬼一樣怕怕的！當時他把我領到位子上，這車與尋常客車一樣，不像中國臥車有一間一間的房。雙排座位；兩個寬座位對面擺着，中間有一個小攔几。對面坐兩個人。車廂正中有一條甬道。甬道那邊同樣有兩個座位夾一張小攔几。我心裏想晚上如何睡覺。正納悶間，車已開行，無聲無聲蜿蜒開出。出站後美國城市現於眼簾，其外廓如中國之京滬漢。到鄉下後見大地廣博無垠，樹木村莊由前面向我奔來，又背我奔去。俄聞打晚飯鐘，於是梳洗入飯車。車上吃飯須自己出錢。爲搜索起見，去餐車長長見識。此時飯慾甚盛，拿起餐單細看，菜式不如船上之多，每件註價目，食慾頓然被價目嚇小，不敢多點。祇點了一樣雞派。端來後非常唐皇，盃有蓋，蓋揭，則有一個大麵盒，盃蓋一掀，熱騰騰蒸汽上噴，同時鮮味撲鼻，吃起來，鮮美異常，未經嚐過之美味也。以後幾年有乘火車作長途旅行，必一嘗此雞味，蓋非火車上之餐館不做此味也。飯後再經過幾節車回自己的車間。

此時注意兩車接頭處做得異常穩當，決無墜車或碰跌之事，與中國津浦藍鋼車相似。回到自己車廂，內部已完全改裝，不能認出。座位變成下舖，上面由天花板放下成一上舖，舖蓋已佈置好，下有鋼絲墊，上有羊毛毯及白布單，鴨茸枕頭，枕頭邊有小燈可藉以讀書。我買的是下舖，容易上床睡覺。

買上舖者就得爬梯上去。當時尚未到睡覺時間，黑兄即領去車尾之洗漱間休息，其盡端爲廁所，一切應有盡有，可謂設備周全，黑兄又謂如願去社交車，他可帶去。我們又跟他去看一看。原來這一個車完全是客廳陳設，座位也完全是莎法。車之一端賣酒，看許多人在飲酒敘話，也有許多人安坐讀雜誌，我們也坐了一下養養骨頭，等等鐘頭。九點鐘我們就回車睡覺。睡在床上覺得溫暖舒適，並拿出西遊記在燈下催眠，不一會就睡熟了。

第二天醒來在窗縫裏一看，白茫茫一片冰雪，偶有村莊亦埋在雪裏，一無所見，起身洗漱後，不去飯車吃飯，而去三等車買燒餅咖啡當早餐，不過幾毛錢而已，快哉快哉！回車後看黑兄拆床。看他一個人做來雖甚熟練，但也很吃力，他將下舖舖蓋捲放在上舖，將上舖毯褥疊好，將整個床向上一推，彈簧自將床鉤住，然後用鑰匙鎖上，那就不會掉下來。下舖將兩舖間一節推入座位上，還成兩個對面座位，我們又可對面坐下來談天。此時外面冰天雪地無可看，就想起當日華僑初到美國之苦況。

老華僑幾多辛酸史

美國開國之初，東西兩岸不能相通。走海路，由紐約開船經南美洲繞合恩角入太平洋向北走直達

舊金山爲時至少三個月，並有驚濤駭浪，以及海盜之危險。陸地西行則山川橫阻，印地安人之燒殺，隨時可遇。卽戰勝一切阻礙到達舊金山，須時亦在三個月以上。鐵路通行不過三四日之行程，卽可安全到達。故淘金潮消沉以後，大企業家卽專營鐵路，我中國人在美國造鐵路歷史上遂留下輝煌成績。

中國人初來美原爲淘金，曾幾何時，金礦出產少而礦山關門，華僑無路可走。正在此時一八六四年有兩個鐵路公司成立，一是聯合太平洋公司由密蘇里州向西築，所用工人皆由歐洲請到，大半爲愛爾蘭人。另一是中央太平洋公司由舊金山向東築，卽將淘金客用作工人，但爲數有限。改用中國人，一試之後，方知中國人忠誠耐勞能吃苦，於是大量招請，除原有之淘金客外，又由台山及四邑引來不少華工。結果兩路競爭，以每日築成鐵路之長度比賽，最多者每日鋪軌七英里之多。一八六九年五月兩路在猶他州鹽湖城西北之 *Promontory* 地方接軌，從此美國東西兩部合而爲一。

鐵路完成後，工人解散，華人無法生活，不得已而求其次，勉爲幫農。所有農家皆爭取華工以爲得未曾有，華人之名遍傳各地。美國工人大爲驚駭！苟讓中國人如此下去，則美國人將無立足之地。遂開始排華，華人不得已另尋職業如洗衣做飯以自存，亦甚發達，美國人更增嫉忌，處處爲難，並立法以排除。對於已在美者雖未加驅逐，但限制入境，只有官吏商人學生三種人可入境，此外不准再來。

火車終日行駛於冰天雪地中，閒談之中想起，當天已爲一九二四年二月三日，聖誕節在暈船嘔吐時過了，元旦已弄不清在何處過，出洋的頭幾天就這樣糊里糊塗過日子。

第四天中午，車到芝加哥。換車後，再行約三小時即目的地伊利諾州的香檳城，大學所在地。

香檳舊雨伊大校園

抵達香檳站，見到唐山交大比我高一班同學裴慶邦，他已來美兩年，我事前曾有信請求他到站招呼。裴是蘇州人，聰敏而用功。相見互談，知他已得到碩士位，下星期即須出外做事去。他說美政府命令中國學生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以後到美者，一律不准在美國工廠做工賺錢，他是一九二一年來的，所以畢業後即可出去做工謀生云。他本來是一個白淨書生，長得眉清目秀而健壯有力。兩年留美生活，使他更顯得體格充盈而有智慧。更加西裝畢挺，革履光潔，令人起敬。當日天黑，他送我到一小旅館休息。次早，裴兄與嚴濬同學來，相見益歡，裴須動身就新職去，嚴兄來陪我找房子。

伊利諾大學佔據兩鎮市，一是香檳，一是歐班拿，大部份在歐班拿。兩鎮之間並無分界線，有公路及電車路可通。嚴兄先帶我去中下級住宅區找租與單學生的房間，看中一間月租十二元的住所，即日搬入。學校二月開學，一月底須選課註冊繳費，學費本州人免繳，外國學生每年交卅六元。

我先到大學本部的運輸館找楊以琦先生的老師些密先生，他早已接到楊先生的信，並且知道我二年學習機車之成績，甚望對我之深造有所幫助。些密是鐵路系主任，荷蘭人，和藹有學者風度。教師有負責工務（鐵路土木工程）的金先生專講建築路基。有負責機務（鐵路機械工程）之施諾德格拉斯專講機車車輛之製造及保養。此外有負責電車和機車實驗室的各一人。他們兩人服裝油膩，說話粗魯

，似是工頭出身。他們已收拾出一間房專爲我研究之用，房間約十二呎見方，窗外對小溪，甚爲舒適幽靜。

運輸館有三層，底層爲鐵路系，各教授各有大房一間，我有小房一間。二層爲礦冶系，揚州八中同學許本純兄正在此攻讀。其研究室在運輸館二樓礦冶系，與我之房間爲樓上下鄰居。許爲安徽人，自費留學。後來開學後，我與他同時上下班，回國後他到淮南煤礦做事，始終未與通訊，不知現狀如何。

田炯錦黃朝琴同學

我未上課前除到處參觀外，並到處找中國學生。曾找到學土木之陳六瑄，學運輸之霍寶樹，學政治經濟之田炯錦、吳瀚濤、黃朝琴夫婦等。陳六瑄爲上海人在聖約翰畢業後來此深造，彼爲粵督岑春煊之婿，歸國後自然一帆風順，抗戰時建築成都重轟炸飛機場頗有供獻。大陸淪陷後夫人去世，彼在香港大學教書同時攻讀博士位，得博士後仍執教鞭。霍寶樹係以湘鄂鐵路實習生資格來美，無意選讀任何科目，祇到有關學術課堂旁聽。不久即到美國各鐵路參觀，並學習各種技術。田炯錦兄爲甘肅人，清癯瘦弱而吃素，性情和藹，談吐富熱忱，坐定時恆以右腿架左腿，而以左手背置膝上，以手掌向上，同時以右手心輕擊左手心，侃侃而談天下事；語氣加重則重擊手掌；談笑風生，頗具幽默感。吳瀚濤爲遼寧人，原與黃朝琴夫婦在日本留學，同時轉來美國深造。吳身材高大，面有微麻，而聲音洪亮

震屋瓦，講天下事如數家珍，每以中國受列強欺侮而大聲喊叫「中國不富強則不能立國」，椎胸擊桌氣派十足。兩兄回國時正值于公右任創建監察院，到處物色人材充各省監察使，而尤以甘肅遼寧無新人物可以入選。適兩兄在伊利諾大學得博士歸來，有人推薦，遂被入選，四五十年協助于公在中國監察制度方面建樹甚多。

許久以後，有人說吳瀚濤在天津南開中學讀過書，那時周恩來也在，後來吳氏夫婦到日本留學，周亦趕到，既無生活之資，又無入學希望，全靠吳氏夫婦支持。

黃朝琴是臺灣省人（那時用福建人祖籍）原與夫人在日本留學，此時同吳轉來深造。黃，面團團，生得五短身材，非常厚道而誠實，大概英文較差，同學以日文之「馬鹿」呼之。太太生得漂亮而裝束入時，頗有風頭，但不能開口說話，一開口則啞聲刺耳，同學稱之為「啞美」。聞黃兄返國後即回臺灣老家，離婚另娶，而官運亨通，除私立銀行大賺以外，並被選為省議會議長，一時富貴雙全，得其所哉，惜此人無壽不久即逝世。

當時中國留學生不多，女學生更少；除黃夫人外，祇有一福建陳小姐專攻社會學。追求者有袁伯燾兄，係由普渡大學來此，未能如願。陳小姐歸國後與上海律師李某結婚，據嚴璿告我，當年有張小姐者風頭甚健，裴慶邦顛倒裙下者久之；但為一外來之歐陽兄奪去，裴兄不無懊喪，但聞歐陽兄亦未能同偕到老，中途又為有財勢者奪去。

沈熙瑞·虞魯伯兩君

學經濟者有一位叫虞魯伯兄，來勢甚猛，有汽車出入，性豪爽，嘗與同學叫 Smith 者駕車出遊，闊綽之至，不知其來頭。多少年後方知此公爲上海女大亨太太之長婿，經太太有三女，爲上海新世界之老闆，上海愚園路一條街的地產房屋都是她的。虞回國後卽爲英國有利銀行之華經理（中國大班），聲勢喧赫。大陸淪陷後，虞兄仍在香港作長袖舞，在深水灣建華廈，奉養老丈母娘。不久彼夫婦又移居美國。時到香港經商，有一次到港居旅舍中，得心病猝死，可惜。

中國學生有一個中國學生會，會所租了一間房，內有中國報紙以及同學所捐贈之中國小說等。下課後中國學生到此閒談或閱報。有時開會討論協助新來學生及與其他大學學生會之聯繫等事。對於新來學生之招呼是一件極要緊的事，我自己是過來人深知其苦，所以在開學時間，我都常到車站看看，有無中國新來學生，有則盡力幫助。有一次我去接到了一位身材甚矮小的同學，大概年事甚輕，似乎無人協助不行，我前去自我介紹。他是上海人叫沈熙瑞，我帶他到處跑，找住房，忙選課註冊繳費，並帶他找課室預備上課。在我，此不過尋常協助之事，稀鬆平常，那知道此公受惠不忘。回國後他主持中央信託局，我幹鐵路，風馬牛不相及。他碰到熟人就說我待他多好多好，我聽了真有些面紅。抗戰軍興，我胞弟廣湘失業，就闖到中信局找事，無意之間撞到沈局長，他聽說是我胞弟，隨卽派事，致未失業，我至今感激！

留級五年週末麻將

有一位安徽桐城人，忘其姓，對人非常客氣，要求人幫忙他的英文。有時情不可却，我去看他了。他將所讀的課本給我，第一頁註的中國小字，密密層層像爬滿了螞蟻一樣。我再仔細看看，則所註的盡是簡單常見的字，我知道他的程度距離標準太遠了，祇好慢慢解釋一回。我自己想：這樣程度如何能上堂聽講呢？每次考試當然不能及格，學校請他退學。大概他家裏有錢，轉到別的大學讀去了。說到有錢的人，真也有趣。有一位姓孫的，他來唸一年級，每年留級，留了五次，一年級讀了五年。他還覺得有趣得很，他隨班上課，好在每年一年級，同學都是新的，大家不認識他。大學裏那時有一萬多學生（最近有三萬多），誰也不管誰在幹什麼，他自己却以學生為他的職業，就此享受下去，亦天下奇聞也。

在學生會裏碰到三位同學，是北平交大管理學院的，他們來研究經濟和運輸，都是河北唐山的人；一個姓許，一個叫趙傳雲，一個叫劉汝翼。許兄年事最高，趙兄似久在國內做事的位置較高，劉兄資歷較淺。他們三位住在一處，可以自己燒飯，所以我常被請去吃中國飯，並且在週末時還打幾圈「麻將」。他們回國後都在交通部鐵道部做事。

還有一個有錢佬叫林晚原，他是印尼來的，家裏有橡膠園、錫鑛，用費由家中源源滙來。他與虞兄一樣都不住民間租房，而與美國學生同住兄弟會，不但膳宿費驚人，而兄弟間應酬費亦不貲。虞兄

有車，而林兄因雙目不靈，不能開車，但亦時常加入派對作飲酒跳舞遊園之會。同爲留學，生活懸殊。

林兄長相特別，除眼睛大大近視外，眉毛黃白色，頭髮亦作黃褐色，皮膚白得比白人還白，有人說是「楊公忌日生的」，我不解何意。他說廣東話，因在聖約翰讀書，故亦講上海話。回國後在上海做事，日寇囂張時，他家道中落，甚爲拮据。曾結婚一次，女的要求離婚，後來又娶一位；但不久即獨自回印尼尋生活去。

爭爲中國學生保姆

大學區裏有兩位美國人對中國學生十分愛護，一位是德瑞波夫人，他丈夫是內科醫生，夫婦常常招待中國學生。裴慶邦、嚴璿都是他家的座上客。她們逼你同她們常說話，讓你有機會練習說聽英文，爲有力的幫助。如果發音錯文法錯他們就善意地改正，我自己獲益不淺。她家門不關，我可以隨時到她家客廳裏坐着看書。醫生叫我買醫院保險，每年三塊錢，如果生病住醫院，每年可住四個禮拜不要錢。我有一次趕論文趕病了，醫生帶我去住醫院，住了一個禮拜未花一文錢。我同他家要好得很，後來我兒子在一九五〇年出洋，就到伊利諾大學，當時我就寫信託她招呼他，十分妥貼。她去世以後，她兒子還同我的兒子來往一些時。

這位老太太對於中國學生之命運甚有影響，我留學四年快回國時，她誠懇勸說不要回去。她最大

理由爲「所貴乎有國者，爲其能保護我，使我能專心職業自求進步也。你們國家除收重稅拉伋仗外，對國民有何功德，能保護乎？能助其福利乎？」我的對答是「國家貧弱至此，吾輩攻讀學有專長，應儘速回國，大大出力，將國家弄好；如我輩受過高等教育者不去，叫誰去呢？」我結果回國。我第二次在抗戰時回美，一九四二年去看她，她已成老孀寡婦，但見面後仍說「此次該不回去了罷。你看你的國家弄成什麼樣子？」我說「國還是我們的國，我們還要回去努力纔行！」裴慶邦受其影響，五十餘年未回國一次。

與德瑞波夫人同時有擺柯夫人，對中國學生也甚招呼。她丈夫已死，自己很有錢，很愛招呼中國學生。不過有一點做得過份，她自稱「中國學生之母」，到處宣傳，有些中國學生就不願去受她的過份的寵愛而稱她爲「母」！她甚不高興，有時與德瑞波夫人爭奪，大有吃醋之意。中國學生自尊心甚高，不願自卑地去敷衍她。

其餘對中國學生表示好感者有一宗教會所，時時有集會招待中國學生。中國學生會有大會時可以借這會所開會。惟一奇異者，即教會方面如天主教基督教等，他們每年花多少錢派牧師去中國傳教，乃對此自送上門之學生，絲毫無傳教性質，亦未曾約人去做禮拜或查經。

伊利諾大學以前畢業生中之中國人，最有名者爲無錫穆藕初先生。他學工程，歸國後在無錫紡織界供獻殊多，廿餘年後我自己兩個兒子，陳傳方、傳正都相繼在本校畢業，畢業後皆到東方常春藤大學布朗讀得 Ph. D. 學位。至於與我同時之外國學生以及美國學生，我就毫無所知，只有一位五十年

來素爲美國人所稱道的足球健將，Red Grange，本校在他的時期每戰必勝，有一次他夾球直奔七十碼而得勝，全校歡呼。

註冊手續上課實況

一九二四年二月初，由嚴璿同學帶領去總辦公室大廳，廳前有十幾張桌子按英文字母排定，每桌有一兩學生負責。我被領到C字桌前，辦了註冊手續，我拿了選課單，到運輸館找到些密氏教授請示選課辦法。我原想一年畢業得碩士；他說萬萬來不及，裴慶邦讀了兩年方畢業，你也得兩年。選的課程，第一樣自然是機車工程由他自己教，他看了我的成績單後，要我選熱力學及材料試驗學又要我學兩年法文。他說，這是第二外國語，將來做研究工作，非讀法國或德國參考書籍不可。另外有機車實驗室工作。選課單擬成後，要親自持單去見各課教授，求其簽字同意後，方准上課。熱力學教授古得腦先生，他是熱力學權威，有自著之課本，本校教授中他的資格最老，他的課每週三小時，一天連上三堂。材料試驗的教授是摩爾先生，每週三小時，這位先生也很老，精神好得很，在材料試驗室忙來忙去的，他的名字叫H. F.，學生們就替他起了渾名叫Felt Foolish。法文課祇須到法文主任教授處簽字，學生有好幾百人，分十幾班教，每班教員不同，每星期五堂課。

註冊日到處人龍，尤其是大學課程，至於研究院課程就比較輕鬆。在大學走道上，到處長龍來去，年輕的男女學生穿得花花綠綠。那些女學生，個個桃腮杏眼，金髮凝脂，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彼時尚無黑人學生）覺天地造物，此爲其絕頂成績。以如此尤物點綴於藍天雪地瓊樓玉宇之課室間，較薛寶琴着猩紅披風在枯枝雪地之空寂大觀園中有生氣得多！真人間天上，不免羨美國人之得天獨厚也。

第一天上課，凡事都覺嶄新，早晨到小飯店，吃杯咖啡，一客土司，共計一毛。隨到鄰近之合作書店買一本新法文，兩本舊熱力學及材料試驗學。舊書是上班學生讀完了出賣的，便宜得很。在合作書店買書時出一元作爲合作會員，每年年底可以分得紅利。每年買二十元書，可分得二三元紅利。上機車工程課，就在些密教授辦公室，進室後有女秘書接待，並送至辦公室。室內些氏正在據案看書，見我後即叫坐在彼之大辦公桌對面椅上。我問有幾個同學，答祇我一人，登時心理上發生異樣反應，蓋平生未聞一個教師對一個學生講課也。些密先生態度閑雅，若在家會客然，開講時即將此課重點交代，在研究機車實驗之張本加以研究而求其通性。至於機車構造機車運行及機車設計皆爲大學課程，爲本課之先修科目。老先生說話甚快，如數家珍，而我之英文速記不能全部趕上。有時他停講而與我閒談，問長問短，必要我有問即答。我那時英文會話程度實在太淺，祇能勉強應付，幾日後他說「你們中國學生講英文，句句文法正確，字字都依文理，不像我們本地人滿嘴土話，你們的話能寫出來，我們的話有許多不能寫出來。」我不知道這是譽還是毀，祇得努力練話以圖進取。他老先生性情和藹，但舉止謹嚴，他夫人是一位文學博士，祇生一女，家庭美滿，生活安適。有一次講書時，忽然女秘書在另一室打一呵欠，聲聞戶外，頗有「春困發幽情」之雅，老先生大不謂然，當時面斥，並嚴囑以

後不許再犯。當時女子須守嚴格範圍，言行不能如今日之隨意也。

熱力學有三四個同學，皆美國人，等了一刻鐘，古得腦先生方慢慢移來。他矮矮胖胖面色紅潤，說話不甚清晰而快速。比較起來，些密氏就較慢而較清楚。我想些密氏祇有我一個中國學生，所以他的說話對象是一個不說英文的外國人。

古得腦有三個美國學生，一個中國學生，他自然以美國人爲對象，所以在我中國人聽來就覺得說話快而較不清楚了，所講者係高級課程，內容全係微積分方程式。可憐我這個大學畢業生所學得的實在有限，而且不知何謂微積分方程式。第一課上過後，知道這一課分量不輕，非將微積分大大溫習大大補習不可。

材料試驗有同學十餘人，此課爲工程學生所必修，故人數較多。教授用他自己所著之教科書，講得有限，指定各人做實驗，並如何運用各種實驗儀器以測量各種材料之力量，各種材料包括鋼鐵銅水泥各種木料。本課所着重者在測量各種材料在重複壓力下，其本身抗力之變化。此種儀器多爲摩爾先生及其助手所自設計，機器一經開動則自動重複撞擊或延伸，每分鐘重複幾十百次，隨實驗者之旨而定，有紀錄儀自動記載次數。做完後製成報告書。此課並無課外準備，祇須在做完一個實驗時製成一個報告而已，覺較輕鬆。

法文課每天下午一小時，課堂坐滿四十人，過半爲十八歲左右之一年級女學生，研究院學生在此修第二外國文者祇有兩三人，我爲其中之一。與女學生同堂上課此爲平生第一次，滿堂鶯燕，粉黛貽

香，入門後不禁暈眩，急擇前排座位向講臺坐下。不料站在講堂之教師爲一姣小玲瓏之法國女先生，窘甚。先生開講，喉音清脆，教法文字母及拼音，伊一發音，卽命學生全體學念，如此一呼一應，四十分鐘未稍息，課完又命做家課若干。

下課後加入趕次一課之隊伍，自己亦變爲脂粉隊中之一員。看人家男女結隊而行，我乃獨行踽踽，恨不得找一個中國男同學同行。一直挨到運輸館之研究室，方得閉目凝神找到我自己。此第一堂男女同班之驚喜情形，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領略其滋味。以後每天如此，就見怪不怪了。

機車實驗用真車頭

機車實驗室在運輸館之後，有一真機車爲4—6—0式，高架於藏在地面下之滑輪上，機車拉桿接在一架量拉力之儀器上。指導員說實驗時將鍋爐燒足汽力，開放汽門，則機車開始運行，但祇在滑輪上轉動並不能前進，如此則可以在實驗室中量出一個機車行動時所需燃煤量及所生拉力。室外又有一實驗車，車中裝各種儀器，量各種阻力及拉力。此車須掛在一列客車或貨車，在行駛時測量機車引力及列車阻力隨車行速而變化。實驗室及實驗車之各種儀器，皆些密氏自己設計並監造者。有一次日本鐵道省派專家來此，向些密氏請教製造實驗車之設計，並將各種藍圖帶來請教。些密氏有一指示，不厭其詳，結果送一張支票，作爲酬勞。事後先生告我說日本小氣得很，他給我的酬勞依每小時五十元算，太少太少云。

學校工作如此開始後，即每日用功，而所費時間最多的是古得腦先生的熱力學，雖然到圖書館尋讀參考書，亦不能盡懂，自知數學程度不夠，有暇即弄微積分。後來有點怕上這一課，但又不敢缺課，缺一課就是三個鐘頭，他老先生不知講到多遠下去了，怕上而不得不上，這種苦境不可想像。在他課堂上，有時他還叫學生上黑板做題目講公式。我選讀了這一課共計三學期，第一學期苦撐了一個及格，第二學期就覺稍有門徑，第一我聽說話的程度增高，而且讀他著的書，已讀了一學期，瞭解的程度也增多了。他所著的書，對每一生題目，必自日常所見普通現象開始，然後漸漸提高，漸漸引入高深微積分方程式，他講書時亦然，同班的美國人都說他講得好，據說他的解釋方法得力於三年萬國函授學校的編著教科書經驗，函授學校的學生見不到先生，全靠書本解釋，所以必須十分清楚、十分簡單，否則學生看不懂做不出，努力不出成績，那就要退學了，他老先生以那種方法講高深的熱力學，自然學生們五體投地的佩服，而努力進修了，我也跟着有了些進步。

有一次我做了一個題目，他說不對，我說我照你自編教科書的方法做的，他拿了 my 的書一看，他說那是兩年前出版的書，現在我的理論又進步了。我的天，兩年前的書就老舊不實用，我們中國大學還用人家一二十年前出的書呢，他叫我的一本英譯的德國書，我到圖書館借出，是一本幾十頁的薄書，自己以為這薄書必可短時期讀完，回到研究室一看，一個鐘頭看不完三頁，非常之難，這才知道古得腦先生所著教科書，方合學生胃口。

法文課每天有生字十幾個要記，還要英譯法十句、法譯英十句，上堂時間到就得答出，在群雌粥

粥前又不肯丟人，所以每天自修，第一件先將易辦之法文課弄好，然後即對熱力學拼命，至於本行之機車工程，則駕輕就熟，無甚難題，此課日間有空即在研究室中弄完，回住處後之時間，分配大概四分之一弄法文、四分之三弄微積分與熱力學。

每日午膳，約好樓上研究礦冶之許本純兄同在鄰近之小飯館吃，我不吃牛肉不喝牛奶，祇吃雞蛋豬排之類，另咖啡一盃，大概都在三四毛錢之間，晚飯吃得好些，也不過四毛錢，禮拜天祇吃一頓好午飯大概都是炸雞或烤雞，七毛五分錢最貴了，再貴就吃不起了。晚飯有時同嚴璿同學吃，吃完了同到他的繪圖室看看談談，他是學建築的，每天畫圖畫不完，有時晚間要畫到十一二點，看他畫得甚怪，將白紙上用淡墨水塗上，候乾，再加一層，候乾，再加一層，如此加之不已，實際畫的時間少，候乾的時間多，據說建築設計之陰影非如此不逼真云。嚴為嚴幾道先生之幼子，寫得一手好字，中國字外國字同樣好看，有規矩，據說是多年私塾之苦功所致。

四年寫二百封家書

禮拜天上午是我寫家信的時間，每信必將學校情形自己修業情形美國報紙所載情形，詳細寫出，寄與父親，四年二百多禮拜就是二百多封報告書，寫的紙是自己帶去的中國原稿紙，每頁五百格即五百字。

後來一九四一年到戰時華府為中國政府爭取抗戰物資時，亦照樣每禮拜寫長信，用航空信寄滇緬

路局杜鎮遠局長，請其閱後再交我妻子閱，這樣亦有四年之久共有二百封信。抗戰勝利，想起這些心血，如能搜集起來，大可印給後輩看看，知道那時留美之經過詳情。間嘗與妻談及，妻驚訝根本未看過這些信，可憐我每次寫信都是杜絕應酬，關門默寫，親自送寄者，何以未曾收到呢？回想起來，大概父親在上海鹽業銀行做事時，收到美國兒子的信，內容新鮮，自己看了不算，還讓給同人看，輾轉傳遞，作爲談助，根本未想到有保存之必要，滇緬杜局長收到我信，以爲這是公事報告，除分與各處科長傳閱外，卽分別存檔，根本未想到我的家眷，更未想到這是我私人資產。故一生兩次大寫作，都被拋棄，現在想來十分可惜。此時所記不過當日每禮拜日所記之百分之一耳。

註：一九七七年方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查到一九四三年交通部所出交通建設雜誌，有我的「華府通訊」，卽係此二百封信之精華。

成了一個科學鬥士

五四運動的兩個目標是德先生與賽先生。德先生是德瑪克拉西譯爲民主，賽先生是賽因斯譯爲科學。那時候這兩位先生在中國還很陌生。如果逕說民主，恐怕人們誤會當日的中華民國就是民主國，又恐人們把那時的北京政府的政治就認爲民主政治。其實民主並不如是簡單，有許多民主的條件，中華民國還未做到，所以暫叫牠爲德先生，以後再慢慢介紹與解釋。那時如果逕說科學，人們的印象以爲中國大中小學都有了數學物理化學及博物等課，那就是科學，其實科學也不如是簡單，必須有科學

的精神，及科學的方法，以擴充科學的領域，中國學校所講還在萌芽時代，有許多事要慢慢介紹與解釋，所以暫時稱牠爲賽先生。

我在留學時期住在美國四年，在抗戰時期又在華府住了四年；在人家住了八年，根本就沒有弄清楚什麼是民主。留學時期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政府，有時奇怪伊利諾大學那麼大的地方，佔據兩個鎮市，有學生一萬多（現在三、四萬了），市民一萬多，但祇有一個警察。學校周年紀念，所有畢業學生都回來聚會，並看賽球，真是汽車如流水，人隊如龍，才由芝加哥借來十幾位警察維持交通。並沒有看見政府，也不知道有什麼民主。在華府做事，與美國政府軍政部人員接頭，那就是美國中央政府，天天來往，覺得同中國政府差不多，不過規模較大，汽車多，人員多，也沒有看見什麼民主不民主。一直到一九六〇年間，我在麻省教中學，成了美國公民，參加了選舉與市民大會，方知道民主政府，民主精神之真象，此是後話暫且不談。

科學的精神在打破砂缸問到底；「情哥哥偏尋根究底」，賈寶玉就有科學精神，無如他不知科學方法，就不能受科學的洗禮。科學的方法至少有兩種，一種是演繹法，用數學的既知定理以演繹成新的公式，如我現在所學的熱力學。在這階段古得腦先生就用微積分方程式應用在熱力學上，求其新公式，得到新公式後，再到實驗室實際試驗此公式是否與實際吻合。牛頓用這方法推演得萬有引力的公式：愛因斯坦用這方法推演出質與能互變公式 $E=mc^2$ 牛頓公式是用前人 *Kepler* 二十年的辛苦實驗結果來證明的。愛氏公式是由後人實驗原子能而證明的，但應用演繹方法須有數學的天才與熟練。

另一種科學的方法是歸納法，先做上千上萬次的實驗，將實驗結果列表繪圖比較，假設一種公式，然後再做更多實驗以證明或修正其公式；許多物理化學公式都由此而來，如荷克氏定律，歐姆氏定律等均是。我在機車試驗室做了三種實驗皆係應用歸納法。記得在交大做的實驗，有物理實驗、化學實驗、機廠實驗、電機實驗等，那都是將以前科學家窮年累月所求得之公式或定理，我們依樣畫葫蘆再做一遍，看原有公式是否正確，所謂模仿性的，並不是創造性的。那時的目的在表演前人應用科學方法之過程，使學生們知道科學方法之應用。機車實驗，在尋求未知數，黑裏摸門，草堆尋針，要耐心去找。我所做的三種實驗由淺而深，第一步做「制動瓦之摩擦係數」。第二步做「機車之性能」。第三步做「機車拉車行走時性能之變化」。茲分段憶述如下：

制動瓦摩擦係數測驗

用車輪行動就要用制動器以控制其行動。制動器上有一塊像瓦的東西包住輪緣，包得緊則輪之旋轉被夾住而慢轉，愈緊則愈慢；這種像瓦的東西，就叫制動瓦。瓦有鑄鐵的鑄鋼的，合金的，也有非金屬與金屬合成的。究竟那一種好，什麼成分最好，製造者都說他自己的東西好，鐵路上要找到價廉物美的東西，所以請求中立的大學實驗室用實驗來決定其選擇標準，此次學校接到這筆生意就叫我來實行這測驗。其目的在尋求各種制動瓦之摩擦係數。這係數與車輪之轉速有關，與瓦壓輪緣之每方吋壓力有關與溫度有關。轉速、壓力、溫度，是三個變數，做實驗時須固定兩個變數讓另一個單獨變而

求其數字，譬如，要求轉速對於係數之關係即須將壓力與溫度固定在一個數字上，然後在不同的轉速時用一定壓力將瓦壓在輪緣上，此時室內溫度固定為華氏若干。每一個轉速，做一二十次實驗，而求其平均數。轉速做完後再做壓力變化。將室溫固定，轉速固定，然後用不同的壓力將瓦加在輪緣上，每一個壓力做一二十次而求其平均數。如是者日日有空即做，做完再將結果計算摩擦係數。將係數為垂直軸數，轉速或壓力為水平軸數，繪在座標紙上，看各點間關係如何而用一平均線通過各點之中間；再由此曲線情形或用平均法或用最小二乘法求一公式，再至實驗室再做許多實驗用同樣方法求得公式看前後公式相差好遠而得一結論，此結論使鐵路方面決定購買何種制動瓦備客貨車之用，對於製造廠商有莫大影響。以前做實驗祇求取悅於教授，此種實驗決定廠商之命運，我謂前者為書院式的後者為真實科學的。

火車頭性能之測驗

機車就是火車頭，火車頭原為蒸汽式的，可以燒煤煮汽，又可以燒油煮汽，有汽就可以用動力機使火車頭的車輪轉動，動力機原為來復汽筒式，擬改用渦輪式而未曾通行。後因燒煤力小改用汽油，又因蒸汽機效率小改用電力。三十年來大家都用汽油電力火車頭，既便利又似較省，對燃煤蒸汽機無人問津，誰知道晴天霹靂，大家汽油漸已用完，存油獨多之阿拉伯國家大賣獨市，一年中漲價四倍，工業國家之血肉在一兩年內即被素不驚人之阿拉伯人吸盡，未來之威脅有增無已。西方強國本可用帝

國主義之獍豸面目，用槍砲原子彈搶奪。奈因存油仍足，並擁有原子彈氫氣彈之蘇聯靜待其側，巴不得西方國家一動手，他就可以渾水摸魚，坐得其利。西方國家正如當日中國之被強權壓制，敢怒而不敢言之處境，徒呼負負，並設法減用汽油，而回用煤炭。果真大家醒悟，仍用煤炭，雖效率不及汽油，然而我藏煤炭豐富，用之不竭，可不受阿拉伯人之烏氣。煤炭文化之前途方興未艾。苟如臺灣之到處有高山流水，可以用水發電，則一切行車電氣化，自無缺油之虞，但西歐各國以及大陸中國，出油有限又無高山流水可以發電，在不久將來或將仍藉煤力。

燃煤蒸汽機車之上部爲燒汽之鍋爐，下部爲用汽推行之引擎。燃煤燒汽，汽壓足則開放汽門，使蒸汽進入汽筒推動汽餅，引動車輪，輪轉則機車前進，牽動列車向目的地走去。在實驗室中，機車各輪立於固定於地下室之車輪上，機車之輪盤轉動，帶動固定之車輪，故車輪在車輪上轉動，車身並不向前移動。引擎所發生之拉力被用以牽引一測力儀機車之引力皆被記載於測力儀上。我雖專學機車工程，但除在站臺上看見牽引客貨之機車又在唐山工廠中看見拆散之機車外，迄未上過一個活機車。此次做實驗，先到機車上前前後後內內外外看個透澈，然後看工頭燃煤升火，看鍋爐中水汽壓力漸漸高升，汽力達每方吋 180 磅時，汽力已足即不必再吹風催火，如果再催則安全閥自動開放將過高壓力之蒸汽放出，到低於或等於 180 磅時就自行關閉。蒸汽力既足，即拉動槓桿，開放汽門，將蒸汽放入汽筒，開放時須十分穩慢，使不致發生激烈衝擊。汽筒活塞漸漸移動，則各輪開始轉動。此時再大放汽門，則轉動速率增加，祇聽餘汽在烟筒中放出冲！冲！之聲。如此者學習多次，自己可以開動，則自

己做實驗矣。

實驗之目的在求此種機車之效率，即求一磅煤之熱量能生出多少有用之工作量。實驗時將煤堆重量量好，鍋爐之水量到一定位置，又貯水筒之水量量好。實驗後再量煤水量即知此次實驗所用之煤水淨數。又在機車開動後，每隔十分鐘須將機車拉力，蒸汽壓力，汽缸兩端之馬力圖繪出，及當日實驗室中之溫度及大氣壓力都須記出。每禮拜做三次，每次做一個下午，如是者做約三個月，將所有成績記載；一一細算。算出每一個實際馬力（即拉車馬力）用多少蒸汽多少煤，又一個汽筒馬力用多少蒸汽多少煤。一般實驗結果大概燃煤蒸汽機車之效率為 $\frac{1}{3}$ ，即燒一百塊錢的煤祇得到六塊錢相當工作量。如改用汽油內燃機，則可得 $\frac{2}{3}$ ，如用重油提士爾內燃機可得 $\frac{3}{4}$ ，所以三十年來所有用煤的場合，都改用汽油或重油內燃機，大家歡樂，社會繁榮，可憐無油國家忽然受窘又有用煤之傾向。但煤之用法必須改善，使得較高效率，如壓磨成煤粉噴入鍋爐內燃燒，或直接在筒內燃燒如內燃機然。西方國家存煤量可供數百年之大量應用，科學家工程師必已在研究燒煤辦法，將有種種新發明供獻。但無論用何種機器，必須測量其效率，以上所述雖為過時之燃煤蒸汽機，但其實驗之科學方法則不會改變，誌之如上。

做完了這巨大實驗，並寫成了報告後，些密氏始將以前實驗報告書二十餘冊交我研究。他說，我們大學的機車實驗室，是伊利諾州中央鐵路的資產，他們交給我校代為管理並做實驗，有時送一個機車來請代實驗，實驗後做成報告書並出版銷售。這實驗室年齡甚輕，賓州鐵路有一個實驗室在阿爾董

拿。他們成立較早，實驗過十幾個機車，我們都有實驗報告。我將十幾本報告書拿回到研究室自己研究，所有的機車雖然型式不同，有一個通性，就是汽門初開，車輪將動未動時機車拉力最大，車輪活動後，就漸次減小到速率極高時，拉力最低。細看報告的年月，知道賓州鐵路平均每年做一個機車實驗即印一本實驗報告書。伊校實驗室成立不久，祇有兩本報告書。將來這二十餘冊報告書變成我碩士論文的根據。

列車阻力變化測驗

鐵路列車阻力可分為數種，第一、列車行駛在平而直的鐵軌上之阻力，名之曰列車阻力；第二、斜坡所生之阻力，此項阻力可用演繹法計算出。斜坡以百分率表示，譬如 100 呎路高起一呎，名爲 1% 斜坡。如有 100 磅重物在此斜坡上須有至少一磅之拉力方可將此物推動。一噸有 2000 磅，故至少須用 20 磅力方可推動。所以說， 1% 斜坡阻力是每噸 20 磅。此爲演繹而得，無需實測。第三、彎道阻力，此項阻力須用測驗求得。第四、風之阻力，此項阻力可用風筒測驗法測驗出來，航空界對此測驗結果甚豐富而可靠，故亦可用演繹法推算出來。所有阻力之和謂之總阻力。

測驗列車總阻力之變化，須用測驗車掛在列車上在行駛時做各種紀錄。日本人已仿照一具運用，測驗車本身是一輛小型客車，其一端中央設一具平枱，枱上有玻璃罩，罩內枱上平鋪白色磅紙，紙有幾十呎長，一端捲成圓筒，紙在枱面向一方移動，圓筒隨之轉動。紙上設一橫桿，桿上有許多墨水筆

。紙面移動，墨水即在紙上繪線。有一枝筆記時，每一秒鐘移動一次作一小記號，數此小記號，即知幾秒鐘已過去。紙之移動機構與列車輪盤相連接，譬如列車行一哩，則紙行幾吋，量每秒鐘紙行之呎數即可知列車每小時行若干哩。有一枝筆記機車拉條之引力，可以看出引力隨列車速率而變大變小。有一枝筆記風速，另一枝筆記風向。有一枝筆記制動器風管之風力。舉凡所需測量之數皆一一自動記載。人們所要做者祇須每隔半點鐘將大氣壓力及溫度記在紙上。

我們做此項測驗時，些密氏教授領頭，另有教授一人、助手一人。工頭一人及我共計四人之多。頭一次測驗一列客車，飯車上常常送咖啡點心及飯菜來。車之另一端爲一客廳式起坐間非常舒適，有時吃吃談談，有時在沙發上躺躺講講，並不覺得是在做工。有一次測驗是掛在貨車上祇有我同工頭兩人，那就沒有飲食之供應了，必須到站停車，大家吃飯喝水，比較辛苦，並沒有什麼受不了困難。

測驗做完做報告時較爲麻煩。第一須有一鐵路沿途之詳細地圖及其縱剖面以計其坡道及彎道，又須有列車中各車之重量。做此測驗時，車前須用同一重量之車廂組成列車，在所測之圖上取出一點，將此點之拉條引力記下。在此引力內減去斜坡阻力彎道阻力風阻力等，所餘者則爲平直鐵路上列車行駛時之阻力。如將每一定重量車輛阻力一一加起來，取其平均數，再將其他重量車輛阻力平均數一一計出。同一重量車在不同速率時之阻力亦各不相同。如將每一重量車之阻力依其速率在座標圖上繪出，則可見有兩重關係。第一、車輛愈重者則每噸之阻力愈小。第二、速率愈大者則每噸之阻力愈大。如用「最小二乘方」法求得一公式，則成爲車輛阻力律。此即運用科學方法中銳利工具歸納法所得者

。無意之間就真正做了科學領域中鬥士，法雷第說，實驗與演算就是科學。到此時，我纔知道科學的真義。以前五四時，跟着搖旗吶喊都是些皮毛，可是有許多知道一些皮毛者，就做起科學家來，到處發號施令，竊科學之名行獨裁之實，強迫崇敬自以爲一世宗師，淺矣哉。

碩士論文做得有勁

論文是碩士學位之主要條件。其他各課雖全及格或得最優分數如論文不經主管教授批可，不能畢業。我對此毫無經驗，在大學畢業得科學學士時，並未有論文需要，此時竟不知如何做。第二學期即有論文一課，些密氏每於上課時即討論作法。先叫我擬幾個題目。會談了好幾個禮拜纔決定用一個長題爲「機車引力，列車阻力，與列車組成法」。機車引力須由實驗計算而得。列車阻力亦由測驗車實驗得來。列車組成法即用一輛機車在一段鐵路上行駛其坡道彎度都爲已知數，最多可拉幾輛客車或幾輛重貨車，幾輛空貨車或幾輛重幾輛空的雜色車，有實驗結果對照自可推算出來，但每次組成一列車即須如此細算，事實上火車站每日開出幾十列車豈不煩煞人也。我想要找出一個辦法使無實驗室實驗之鐵路如中國鐵路等，可以很經濟地很快地組成列車，這就要求出許多公式來備用。主意已定，每做成一節即送與些密氏審閱俟其批可後再做次節，如此者共做了三學期方完成。

機車引力公式包括五個公式：鍋爐行爲公式，引擎行爲公式，機車及煤水車消耗公式，拉條引力及發動引力公式。由此一串公式計算結果，繪在坐標方格紙上即得各種速率時機車拉條之確數。但在

每求一公式時須用擬定直線通過各實驗點，然後量出此直線之斜度及與Y軸交點得直線公式。如須精細公式則須用最小二乘法。

列車阻力在平直軌道上之變化，以前學者理論甚多。有謂只與速率有關者速率愈大阻力愈大。有謂祇與車身重量有關者車身愈重則每噸之阻力愈小。有謂係一常數不與速率及車身重量有關者。自些密氏列車阻力之實驗結果公佈，於是衆論平息，蓋平直軌道上列車阻力與車重車速同有關係，即車行愈速者每噸阻力較大，車身愈重者每噸阻力較小。客貨車阻力不同，客車修理較勤機件較精，且兩端有護風設備在同一速率重量時客車阻力應較貨車阻力低。然些密氏客車阻力表所示，與理想不符，蓋客車實際阻力較貨車大。詳細研究始知些密氏所實驗的資本爲四軸車而客車之過半數爲六軸車；六軸車阻力自較四軸車高。

列車組成法須先知列車所行駛一段鐵路之坡道百分數彎道度數在最大彎坡道上行駛速率，以及機車拉力曲線圖，然後計算該機車能拉若干客車或貨車，亦稱爲機車載重法。以前計算機車載重有1.軸數法2.軸數法3.噸數法4.等力法5.換算法等。但各法都有短處。我用以上實驗結果定出一種調整噸數法，用已知之引力及阻力求出一個調整數加入每車重量即成，輕而易舉。（詳細算法請參閱拙著鐵路機械幾個問題一至五頁）。

文及圖經些密氏批可後，須用大學規定之紙張請打字專家打好，圖用黑墨水仔細繪好。再請裝訂公司代爲裝好。一式三份全送大學存查，我自己祇留原稿。論文一交，渾身輕鬆。到中國後曾用此法

爲津浦、平綏等路算其所有機車在各段之調整噸數。二十餘年後小兒傳方在伊利諾大學讀機械學士時，某教授曾以我之論文交彼一閱亦趣聞也。

論文交後一切讀碩士課程皆已結束。論文得A，機車工程得A，材料試驗得A。兩年法文雖日日用功不能與青年男女角逐祇得B，熱力學亦得B，真喜出望外，因我自量實在不能及格，如及格，則已算過份之望。居然得B非我之真才實學，確係古得腦先生慈悲爲懷也。當時爲一九二七年二月，事結束停當後又去南方愛俄蛙州之底別幼克城鐵路工廠做工去。學業已完成，暫時回國無事做，先做些工再說。

官費生變爲工讀生

官費學生有兩種，一種是清華學生，他們的生活費每月九十美元，而學費旅費由政府代付，其經費來源係美國政府所退還之庚子賠款，美國政府按月交中國大使館轉交留學監督按月核發。其他如交通部所派者，每月生活費四十五元，學費自理，旅行費自理，按期由部滙駐美留學監督轉發。我剛到伊校時，裴慶邦兄就叫我先向留學監督報到。一九二四年一、二、三月按月滙到四十五元。除去每月房租十二元外，尚餘三十三元，吃飯每日限一元，則每月尚有三元餘項。自視雖不如清華生之寬裕，更不如虞魯伯林畹原黃朝琴等諸大戶之闊綽，總算生活有着，可安心讀書，亦甚自足。四月起未收到生活費，五月又未到，雖一再函詢，毫無着落，憶此時國內軍閥當政，正在羅掘財富作內戰軍費，不

寄留學生經費與彼等本身利益無關，對一般窮學生將為餓殍，亦無動於衷。

當時我的生活緊張，每日飯費無着，最緊時每日一毛錢買一瓶牛奶幾片麵包，自己躲在房裏充饑。後來仙女鎮家中寄到肉鬆，每頓有些肉食佐餐。即連如此苦生活，亦承同學許本純及嚴璿之借款維持。

同為交通部派來之許趙劉三位亦同樣緊張，他們天天發愁，到處呼籲，群謂稍待時日如再不來，祇好向留學監督領取回國川資，早早回家，免得在此成爲乞丐。茅以新此時由普渡大學來問情形，因鄭泗亦係交通部遣派，收不到部款，生活費暫由茅借墊，（茅係自費）。茅說彼已申請清華官費，如能到手，則我與鄭之生活費可由彼維持，好心助人異常感激。

在此時期，中國學生常有偷竊及假支票之事，經官方發覺而坐牢者頗有其人，我輩身當其境，實在難受。五月底我將官款不到情形告知主任教授些密氏，問可否到工廠做事暫時維持，因當時法律，中國學生不許做工，做工即犯法，犯法有驅逐出境之災。美國國會又通過一種反華法令，中國僑民不准帶家眷入境。以前華僑還可返「唐山」（即中國）娶妻帶來美國，此後又不許辦，意思即使華僑不能生殖不能繁衍，漸漸自然絕跡也。些密氏得信後，到處打聽，據說工程學生可到工廠作短時期之實習。他就介紹我到一家工廠實習，以後每年暑假他都介紹我去實習賺錢。他老先生教我育我之誠，終身不敢忘也。從此有錢即讀書，無錢即做工，讀讀做做，做做讀讀，真正變成一個留美勤工儉學之學生。四年工讀程序約如下：在工廠實習詳情再分段述之。

- 一九二四 讀兩學期書，做一個暑假工。
- 一九二五 在鐵路工廠實習了一整年，未曾讀書。
- 一九二六 讀兩學期書，做一個暑假工。
- 一九二七 做了春夏兩季工，秋九月回國。

工廠實習鐵匠難爲

亞歷士闕滿工廠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城，距芝加哥一百英里，乘電氣特別快車整一小時到達。到後住該城中心之青年會，每天宿金五角，自吃飯。白天到工廠做工，每小時工資五角，每日八小時可得四元，每星期做六天工，共得廿四元。開支方面，房金三元五角，飯錢七元；如果再省點，每星期可餘廿元，一個月就可餘八十多元，甚爲得意。做一個多月後，口袋中已餘近百元，手頭就漸寬裕，有時星期日乘急行車去芝加哥看兩次電影並吃一頓唐餐，自以爲闊綽之至。那時霍亞民在鐵路站學習鐵路管理，各人事忙並不常見面。有一次又去芝加哥逛博物館，看見中國瓷器字畫等，皆宮內禁品，想係庚子年八國聯軍陷北京時之勝利品，雖對古物欣賞，但不無傷感，又去看了二次電影吃了一頓唐餐回去。大概吃得太多玩得太累，夜晚回來得太晚，到寓倒頭便睡。睡熟，腹痛驚醒，急如廁，上吐下瀉鬧了好久，又尋得拖布將污地抹清。回房後甚爲害怕，因爲以前沒有如此利害過。如果是急痧（仙女鎮常有人發痧送命）豈不要送命。如果這樣送命，豈不是人不知，鬼不覺的成爲離家萬里之無

靠孤魂，想起母親及妻來甚悔當日之冒險出洋。頗擬電話霍亞民求其幫助找個醫生來瞧瞧。誰知累得不堪，不能起床，就此也就睡着了。一覺醒來已經六點多鐘原怕今天不能上工，但摸摸肚皮，壓壓喉嚨，並無什麼異樣，抬身坐好，頭並不暈不痛，也不覺有甚熱度，下床走幾步，四肢並不疼痛，隨即做了幾個柔軟體操，眼不花，頭不暈，於是洗漱出門，吃杯咖啡兩片吐司乘電車去上班，竟日無事，居然有驚無險。

在工廠裏究竟幹些什麼工呢？就做了翻砂打鐵兩項。這個公司專門做大型的機器，如空氣壓縮機蒸汽透平等。我先在翻砂廠做鑄鋼鑄鐵的大件，他們最怕的是大件隔間的板壁，有砂孔漏氣漏水，看他們做得十分耐心十分仔細。我就莫名其妙地跟着做，至於砂的成份如何，鋼鐵的成份或銅錫的成份如何不得而知，問他們，他們也笑而不答。是秘密呢還是工程師們的規定，他們根本不知道。我想我們中國翻砂的手藝早已在商朝周朝的時候就通行，如周彝商鼎之類都是銅鑄件，後來又有獅象等之鑄鐵件，不過吾國文人對此不屑代為以文字宣傳。又中國家家必用之鐵鍋也是鑄鐵的，牠就那麼薄那麼平滑，向不聽說有砂眼之說。祇有一點不同，機器鑄件之內部要有通氣或通汽之彎曲道路不易鑄成。在翻砂方面，做了一個多月，調往打鐵廠做。

在唐山交大曾有打鐵一課，左手用鉗子鉗緊一塊燒紅的鐵，右手以鐵錘敲擊便成種種所需之形態。到此廠後，這種手打小型工作甚少。想中國鐵工廠之打鐵工夫，是一人以鉗夾大塊燒紅鐵在鐵墩上，另一人以長柄錘敲擊。這種工夫不易練，要兩手執錘柄，兩臂用力旋轉一大圈，乘此衝力向鐵墩上

之紅鐵錘中。這「錘中」不易做到，在技工手下每錘必中，我見過有三個錘手對一塊大紅鐵更番錘下，按節奏（音樂拍子）一一錘下，非幾年工夫不能練成。現在此廠裝有許多大小錘擊機無庸費如許人力，一塊鐵即儘速擊成。一進此廠祇聞衝擊之聲震耳欲聾。我也跟着做，祇做些不重要機件，作為練習而已。

做完了三個多月，口袋裏裝了二三百元，就回到學校讀書。那時有一個唐山一九一九年畢業前輩同學陳有恆兄來伊校參觀，據說他到美國祇讀了一年書，隨即到福特汽車廠做工，不需經驗每日工資五元。他是一九二二年以前來美所以做工不受限制，賺錢賺得痛快，生活也甚舒適。同時學得汽車工程及實習，現在祇聽汽車走過就知道這車子甚地方有毛病云。我輩想來不免恨我來晚，否則不致有絕糧之苦。同時知道交通部派來許趙劉三位管理同學，因找不到事做，祇得提前返國。鄭泗在普渡大學倒蟬聯下去，讀到了碩士與茅以新同時回國。茅以新是否請到清華經費，鄭泗是否受茅以新幫忙，我不清楚。我回國後纔知道鄭泗兄回國先到南京，住中正街交通旅館。這旅館是茅家開的，三層樓。樓面沿中正街石板路，有欄杆走廊。鄭泗住在沿街三樓一個房間裏。不知爲什麼緣故，他忽然由欄杆邊跳下石板路大街上跌死。學成回國得此慘死，說者謂係家庭關係，抑何心地窄狹，至於如此！

明城鐵路機廠報到

一九二四年底，在學校已讀兩學期，手頭餘錢已快完，些密先生又代覓實習處所。他說：「你們

中國學生學機車的回國後並無製造機會，所以在製造機車工廠實習經驗，將來對於你們無用，最好要在鐵路修理工廠方面實習，將來回國後對於鐵路機車車輛之維持與修理方有所供獻。昨天密爾瓦基鐵路機務總管來校，我已同他談過，他歡迎你到他們的明城機廠實習，名爲特別學徒，每小時七角五分錢，可以實習一年，一年後再回來讀書」。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學校放假，我就前去明城機廠實習。

原來這鐵路是芝加哥向西到太平洋岸大鐵路系統，全名甚長叫

CHICAGO, MILWAUKEE

and St. Paul Rail Road

總軌道長度爲二萬五千英里，西端洛磯山一段全部電氣化約

三百英里。機務總管爲席爾克克斯先生，其人精明強幹，曾留比利時學電機機械工程，他對我十分關注，我至今每逢聖誕節還互換賀片。明城機廠在明里蘇打州之明城。明城與聖保羅城據密西西比河之東西兩岸，總稱爲雙城。聖保羅城爲明州之首府，人口稠密，商業繁榮，爲北歐洲瑞典挪威丹麥諸國人民之移民區域，其人多白晰頰長，金髮藍眼，勤奮而多情。城距芝加哥西北約五百哩，氣候寒冷，冬令溫度常爲華氏負四十度。

事前些密先生已將雇用函件及鐵路免票辦好，臨行叫我到芝加哥乘搭鐵路頭等臥車，次日天明到明城，就可雇黃色街車到廠報到。我一切遵照辦理。到廠後由門房帶見廠長，廠長名藍波格，粗手笨腳，爲工匠出身，接見後派其男秘書班生辦理一切手續，並領見總監工，亦爲工匠出身，他直接負責修理機車事宜。他告訴我，我的實習步驟是六個月機廠學徒，六個月機車裝配學徒，每日與工人同時上下班，晨八時至下午五時，中午有一小時午餐，自己帶飯吃。第一個實習的機廠監工是法沙特當然

，行伍出身，但爲人甚文靜，說話並不粗暴。諸人中以秘書班生最和藹，原亦爲機器匠，但做工時右手被機器截斷，痊癒後調廠長室辦文書，左手寫字，言行溫和，口中從未聞有粗話或發誓的話。當天他先帶我在廠附近住宅區找住房。結果找到一間很整潔的房間，每星期七元，自吃飯，飯店約在百步之遙。一切甚覺便利。房東夫婦是波蘭人，身體壯實，有一子一女，女約十二三歲，子約四、五歲。我的住房原爲正房外之廊房改建，三面玻璃窗沿窗有熱汽爐，夜間甚冷，蓋毛毯多條取暖。板牆後即房東臥室，我房與飯廳有門通。佈置停當後即找附近飯店吃飯。生意不佳，小街上亦無甚行人，顯係工廠區之僻街。飯後回房，自己有門出入，不必擾及房東。當晚早睡，次早上班。

鐵路工廠做工生涯

晨六時半起身梳洗整裝後，即去飯店吃早飯，並叫火腿三明治一個，煎蛋三明治一個，由飯店用蠟紙包好後裝入黃紙袋內。上班時地上霜雪有聲，所有工人都攜有黃色紙袋，紛紛進入機廠，分別入各機間去。余先到總監工室報到，由女書記給我一個有記號之銅牌（水滸傳上之腰牌也）囑每日上班時掛於一定處所，下班時取下帶回住處。然後找到機器間，向監工報到，彼即分派工作帶我到一架車床，給我一根一吋多直徑之圓鋼條並給一樣子鋼銷，囑照樣車出若干，如鋼條製完，向彼再取。我在唐山交大也做過鐵工，做過車床，但那時擺擺樣子而已，此次所做爲真正製造機器零件，尺寸須相當準確。初做時，不無緊張，做完一兩個，監工認爲滿意就駕輕就熟，做了又做，今日做、明日做、天

天做。做了不知多少天，監工又來吩咐，叫在以前所做鋼銷兩頭車陽紋螺絲，每吋若干絲，共車一吋幾分長。這就要請教如何配搭車床本身牙輪以得所需之螺絲數，這就要時時注意，不像以前車鋼柱時，車刀一經切入，機器自動移轉，自己站在窗前兩眼望青天製造種種空中樓閣，名雖做工，實際上腦筋閑散輕鬆得很。如此者製造了若干個後，監工又叫車斜面銷，即銷之直徑中間很粗，漸至一端則漸次縮小，我在如此做工時，每晚在家晚飯後，就將製造程序寫出，如第一步將車床如何配好，第二步如何做，以至於第十步第二十步等。次日將所寫者請監工看，監工看後頗為得意，謂以前學徒從未如此做過。以後做鑽床銑（讀洗）床都如是寫出，銑床最精密最難做，我亦將工作程序寫出。那時候就沒有見過有什麼講解如何做機器工的教科書，向來由師父親口傳授給學徒學習，一代傳一代的傳下去。幾十年後我在麻省教中學，看見教機器工的先生有教科書寫得清清楚楚，照我實習時所寫一樣，也，第一步第二步的講下去，這就是學術進步了。

工人閑話經驗之談

做工時午飯就坐在地上吃，每日在廠中買一瓶牛乳，就着吃自帶的三明治。地上油膩灰塵髒得一塌糊塗，但工人們穿着油膩髒的工衣亦甘之如飴。吃得非常快，吃完就倚着牆坐着，兩眼一閉大家睡一午覺。汽笛一響大家就於睡夢中醒來繼續做工，有些老工匠不睡覺，就用一塊木板擱在凳子上打橋牌。天天如是周而復始，生命就送進這周而復始的循環中。我的車床旁邊有一位在一架大插床上做

一個機車大軸箱。一個人搬上搬下埋頭苦做，向不尋人幫忙，我有時看他將機器空轉，並不將刀切入「活計」下，我好奇地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全廠中我做這件事做得最快，每日做四件，沒有一個人可做得這麼多的！無庸多做，多做也拿不到多錢。」原來全廠工匠無論資歷深淺，一經升爲工匠，即得每小時七角五分之工錢。成績多者如是，成績差者亦如是。我想這不是辦法。多少年後他們改了件工制，多做多有錢，那就不同，大家拼命幹了。有一個老機器匠，大概有六七十歲了，他看不上當時的電影女星及上台唱歌的女星，他的結論是：所有明星都不是好人。又說：「那些上台唱或彈琴的都不是好手，好手架子好大，那個肯上台亮相。」他有時請我到他家吃晚飯，他沒有結過婚，同他的姊姊住，姊姊有兒子與媳婦。姊姊做的菜甚好，我第一次在工人家吃飯，家裏並不華美，但甚爲整潔，而吃飯時都穿得整整齊齊的，坐上桌來規規矩矩的，未進食時由家主禱告謝神，吃完了大家坐着閒話，他們談吐文雅，並不像工廠中大多數工人說粗話。

工廠中工人談話之題材不外男女之事，而用字之粗得未曾有，而且每人口中都在咀嚼黑烟絲，滿嘴黑屑，到處吐沫，有時還比賽誰吐得最遠。蓋工廠規則在開工時不許抽烟，於是他們就嚼烟。他們嚼着黑烟說着粗話在做工。我是外國人，出名的東方人，他們更要逗着說話，有時說得太粗了，我就叫他們把嘴送到洗衣房去洗洗，因爲洗衣房都是中國人開的，他們就笑死了，於是這句話一時傳遍全廠，大家都在學說。說粗話尚不爲奇，還做出種種醜態來逗我，我有時直朝總監工房間裏跑！

重活細活都要做

後來調做直立鋸機，爲大機件。最麻煩者有兩件事，第一「活件」太大，我一個人搬不動，即用小起重機亦弄不到機台上去，每由鄰機之機匠幫忙。第二對準尺寸須用量尺左量右量左對右對，到完全準確後，馬達一開機器開始切削，則站在旁邊看着等着一無所事。有些手攜機器須用手工細細打磨者如氣錘氣鑽都係用壓縮空氣發動者，其內部通氣路非常繁複，我跟一個丹麥人學習。他專門做此工作者已二十年，天天做時時做，就像鐘錶機件一樣，他自然做得很輕鬆，到我做來費事而不見功效，他就傻笑不止。另一套要用手工打磨者爲空氣制動器之零件，用手工磨了又磨，裝上去不行，仍須再磨，必至裝上後行動無阻方可放行，蓋裝上機車，如中途失效，則列車出事傷人損物在所不免。做這工作的是位精細工匠，挪威人，溫文如中國書生。

學徒有學徒班，每星期二五下午三時至五時在一個課室上課，由上等機匠講授課程，我曾參觀過一次，他們所講的都是機車上零件修理工作，無書無講義，先生帶機件上堂，將機件拆散所有零件放置枱上，然後一一還原。再講那一個零件最容易磨損，磨損者，或須換新或須補上材料加工，講完了讓學生自拆自裝，非常實用。我所聽講的那一課，空氣制動器中司機所口之總開關。先生是一個美國人，廠中出色的機器匠，他講得頭頭是道十分清楚。某星期下午，他曾請到他家飲茶，所住房屋不甚寬大，家具亦不甚時新，小孩四、五個都穿得整齊清潔，他抱着一個頂小的姑娘陪我談話。五十年

後的今日想來，他們那時的收入比現在差遠了，他當時所賺的與我一樣，但我祇負擔我一個人生活的費用，他要負責一家六七口人的生活費用，比現在苦得多了。現在的上等機匠平均要五六元一小時，現在每小時所得等於當日一天所得，工人生活富裕得多了。

機器廠做完了就調我到架車廠做工，一個壞機車進廠來，先在廠外由各部監工們帶領工人拆卸查驗寫明工作單交總監工室。機車上有三大部：第一是鍋爐；第二是引擎及車輪、軸箱；第三是空氣制動器。拆卸後鍋爐即用吊車吊往鍋爐廠修理，其餘各機件送機器廠加工。鍋爐外層是鋼製，內層有的用紫銅有的用鋼，外層與內層間有無數螺絲釘連接。內層有燒壞部分須用氧炔氣燃燒割去或用風鎚鎚去，斷裂之螺絲釘須拆除換新，工作繁雜需時甚久。機器零件先到機器間送入大水槽中加入大量皂粉再通蒸汽使洗淨，然後查驗決定如何修理，此等部分因可分散於許多工人許多機器同時動手，便可以加快完成；惟鍋爐部分地方窄狹，不能容多人同時動工，所以需時較久。一個機車進廠修理，美國當時需三四個禮拜方能出廠試車。一九三〇年我們到日本鐵道省機廠參觀，他們祇要四天就出廠，比美國快多，日本人之精進，我們那時就十分驚訝。

做了錯事要吃排頭

全廠工人不足一千人，而我是惟一的大學畢業生。有時有製圖工作，我就被調往總監工公事房辦理。他們在窗口代我佈置一個繪圖桌子，又準備了一張高凳；畫完交卷，我仍回工廠做工。公事房內

有文書一位叫福特，有打字員一位叫安格尼絲，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他們沒有多事就同我聊天，問長問短，我就無意中介紹中國文化。他們最敬服中國人的是孝道、敬老以及中國家庭制度。我們原來工作五天半，禮拜六下午，大家回家。自從我的製圖送上去被上司欣賞後，每禮拜六下午都叫我加班做半天工，我可多三元錢的收入，何樂不爲。可是因此我犯了錯，又因此認識了最高長官。原來機務總管 STILCOX 常常巡視二萬五千哩長鐵道系統之各工廠各車房，而且不問禮拜六禮拜天他隨便進出視察。有一次，禮拜六下午，我正將所繪之圖完成後，送進總監工室，回到自己位子上收拾乾淨，離下班尚有二十分鐘，我就靜靜坐着營造我的空中樓閣。忽有一位衣冠整齊的先生一個人衝進房來，看見我站了一會，就伸出手來向我拉手說：「你大概是陳先生了？」「是！您……」「我是 STILCOX 機務總監很高興碰到你，你好啊？」「我好，謝謝。」他就又匆匆出另一個門走了。星期一上班，我就告訴了上司，他們都說他常常如此視察的。大家也就忘了。過了好幾個禮拜，有一天總監工找到他公事房，他給我一封上司 STILCOX 的信說：「某月某日星期六下午我在你的公事房看見特別學徒陳先生在車房裏坐着，一點事也沒有！請你解釋沒有事做，爲什麼留他加班。」總監工要我自己解釋爲什麼在加班時間不做工。我祇得說明，我剛繪完了一張圖在休息一會兒。此後一輩子無論在美國或在中國，凡在工作時間內必找些事做養成我一生的好習慣。

學徒制和中國飯車

美國明城鐵路機務方面有七八位特別學徒，都是大學畢業機械學士，惟有我學機車工程。每年有一次特別學徒座談會在機務總辦公處開會。總處在密爾瓦基。開會時每人宣讀論文一篇，大概說過去學習之心得及對全路機務之建議，我也做了一篇短報告。先期乘火車到密爾瓦基找到總辦公處。原來這裏是全路機務處，內有機械總工程司室，其下設不少工程司在繪圖設計，又有車輛總監專管全路客貨車之設計保養修理等事，我見到了總機械工程司及車輛總監，他們都很和藹叫我爲KY。所有的特別學徒都見了面，都在一起吃飯開會。開了一天會，當晚各回工作地點，沒有什麼很深印象。不久，一位特別學徒調到明城機廠做一件什麼特殊工作，我們第二次見面，像老朋友一樣，他叫俄達加是南方人，家裏有四百英畝田，春秋二季他要請假回家種田，每次不到十天就完成田務回廠工作。他說鄉下用農作機做工快得很，我想我的外祖母家祇有五六十畝（合約十英畝）田，三個舅母及雇的人不知要忙多少天，此兄用一人之力不到十天就辦了四百英畝的耕種或收穫；他們如此節省人力，而每人每日之生產量更比中國人高出若干倍，真不易趕上。他比我先來兩年，資歷高，他對於所有監工及廠長均有交情似的，大家都對他有相當敬意。

那年秋季總處調我去密爾瓦基車輛總監辦公處做工，說明臨時工作每日有差費，在明城的住處不必退掉，兩三個禮拜即仍回明城辦公。密爾瓦基是我舊遊之地，我仍住青年會，星期日仍去芝加哥看電影吃晚餐。見了車輛總監，他說：「我們有一列特別快車專走太平洋岸之西雅圖，我們要造一輛飯車，用中國式佈置，用『中國紅』及黑色油漆，要請你幫忙代我們設計」。他們給我一間小房，我一

個人做。這真「抓蝦」了，我那裏知道什麼裝潢設計什麼顏色調和，又不知道到那裏去找合用的參考資料。我留學目的在學習在吸收，並不準備有什麼供獻或給與。我祇得搜索枯腸，興起一連串的腦海翻騰。幾天後畫成了一幅圖案，紅地描金的黑龍，又一幅是紅地描金的菊花。他們認為滿意，就交給工廠用此兩幅爲標本應用。好幾個月後他們做成了一輛飯車，出廠時叫我去看；弄得非常富麗堂皇，他們又加了些碧藍色，更覺得金碧輝煌了。

用免費票假期旅行

每年每個人無論職員或工人，皆應有兩個禮拜休息，工資照給，我也須照辦，我告訴他們，我無地可去，他們告訴我可用免費票，沿路看看。我自己想省錢不願旅行，但有免費旅行機會也不可坐失。於是拿了全路地圖看到何處去，結果看上了西部電氣化的一段路。有意挑選一日日間通行電化段的客車，擬了一個行程表，申請來回免票。票是頭等免費，但臥車加價須自己出錢。原來臥車有好幾種，我第一次來美，芝加哥所乘的是叫普爾門臥車，另外有一種每人一個小房間，單舖有便桶有洗面設備。另外還有一種大間的，便利夫妻同行，坐臥都在內，我就弄了一間單舖房，日間沙發椅夜間變爲鋼絲床非常自由舒適。車到電化段我就去特備的瞭望車。這車的車頂大部分爲玻璃，人客坐旋轉椅上四望無際，此處爲落磯山上山下山之鐵路，坡道甚陡，蒸汽機車拖不動，所以改用電化。車中整潔無煤屑煤烟，看山巒起伏，杉松競立於山谷山頭，一片碧綠，此中所出木材亦爲美國一大資源。客車中客

人都到瞭望車來，黑侍者們恭敬侍候，賣酒賣咖啡賣水菓皆彬彬有禮低聲下氣。Reservist Reservist之聲不絕於耳。我問同行客人小賬如何給法，他們都是白人，均說：「不要給他們錢，他們自有工錢」，言下皆不願多談且多以蔑視口腔稱之爲「劣哥」。明城不見黑人，但芝加哥城中心到處可見到。他們生活境況似甚優裕，有時過黑人區見其所住千家一律的公寓室房屋，亦甚整齊，我自己在想，他們黑人生活比一般中國人舒適得多，到了西雅圖，住了一天，到太平洋岸輪船碼頭看看，第二天又乘原車回芝加哥住兩三天。看博物院，看最大百貨商店，比上海三公司人多，貨色多，又看美術院，其中有中國玉器及古畫，看了非常得勁，這種好東西，他們國家做不出來，繼而想到這些好東西如何到美國的歷史就不免生氣，似乎我自己被人家搶劫了一樣。假期完了前一天，就回到明城寓所，次日照常工作。

單身在外苦悶生活

做工時有事可做，時間容易過去得很。下班到寓所第一件事先躺下，因爲日間做工站立八小時實在兩腿酸痛吃不消。休息半小時左右即起來洗淨黑手黑臉，換了髒衣服，上街吃飯。飯後有時回寓溫理微積分及工程力學，有時看小說，也有時送衣服去中國洗衫舖去洗，那位中國舖主是台山人，彼此談話不易，他總說：「呢嘸哈唐人，唐人嘸講唐話」？不得已用筆談，有時他請我吃飯，白斬雞西洋菜鴨腎湯，真是美味。他說他做這生意雖有錢賺，但很害怕。白人有時欺負他，而且那時「堂門」盛

行，兩個對立的堂，各自雇人槍殺敵堂的人，雖然小人物並非目標，但雇的槍手有時認錯了人，打死也無處伸冤，當地警察對於這種事不聞不問，他一人在此晚上早早關門，不敢出去云。男女方面，白女不願與中國人來往，回國結婚又不許將妻子帶回美。惟一的希望就是苦掙幾個錢，等回國享受，可是到那時雖然有幾個錢可以過活，但人老力衰，一切不能享受。他常說：「我們這些人啊，要享受的沒有錢，有錢時又不能享受，真衰！」。情形實在可哀。但彼時尚有「返唐山，娶老婆」之希望，現在連此希望都沒了！可憐。

我一個人在家，尤其在黃昏時候，也覺得無聊乏味。那時無線電發明，一個黑盒子可以放種種音樂及名人演說。我就用十幾元買了一個舊的回來聽，我聽得蠻好，偏偏我的房東太太說：「人家的聲音大，我在街上走路都聽見人家放的音樂」。這位太太同他的丈夫都是大塊頭，他們夫婦倆出去祇帶一個小兒子走，我就很奇怪；後來知道這位太太是二嫁，家中那女孩子是她前夫養的。

時昭瀛來訪慰鄉思

一人閒着實在悶得慌有時到廚房燒些開水泡點中國茶吃吃解悶。想起悶的原因就是每天見人講洋話實在彆扭，九個月不講一句中國話，沒有勁。想了又想，覺得明城是明里蘇打州的大城市，其中必有大學，大學裏必有中國學生，中國學生必有學生會，於是在電話簿中找到中國學生會，就打電話去，對方有人答話。我就說我是中國學生，由伊大來此地工廠實習九個月不見中國人，病了，很想同一

位中國同學談話。他問明地址就說我就乘電車來，過了一小時許有一位矮而結實的青年，戴了眼鏡，穿得整齊齊地來敲門，我就歡迎他進來，他說，他是時昭瀛湖北人，在此間明里蘇打大學讀外交，剛纔接了電話，所以特地來談話。他不說這間大學有許多中國學生，他是清華的，還有吳景超讀社會學，孫清波讀農業工程，也是清華的。他開了話匣，上下古今無一不談。他說歐洲自歐戰停戰後添了許多小國，如捷克波蘭。蘇聯實行共產，中國國民黨執行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及扶助農工農三大政策，本年七月間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成立，蔣介石先生主持一切，北方軍閥仍各據一方，互相爭取外援而互相爭奪，老百姓不是逃荒就是逃避戰禍。說得手舞足蹈如黃河決口，邊說邊抽香烟。他叫我抽一枝看，那是加拿大香烟叫 *Johny Walker* 非常清淡，有清香，不似美國烟之燒口熏人，我抽了覺得不錯，他勸我抽煙可以消磨不少沉寂，如此一抽，我就抽了四十年。他坐了一二小時沒有停嘴，他走時我的病也好了，并起身送他上電車回校。他後來回國做外交官、大使、外交部次長實在是一位特出的人才，可惜在一九六〇年代在巴西大使任內逝世。

男女社交湖濱景色

一九二五年我二十七歲，學業上已得科學學士正在攻讀碩士，但在男女交際上確是一竅不通。我最初認識的女孩子都是表姊妹、姨姊妹、堂姊妹之類，後來認識的也只是北京的鄧三太太及周秀琴，見面談談的友人而已。至於談情說愛，對我祇有在讀小說中讀過而已。性愛方面，我雖結了婚，但

對此道仍還茫然；有時奇怪爲什麼青年們酷喜床第之事，對唐山同學因嫖妓越牆返校而被開除，對上海學生週末在旅館開房間而不倦，對美國大學男生追逐女生之狂妄等皆不能了解。這次在明城實習，有一位中國學生，他有一位外國女伴。他是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的，每與女伴關係有所進展，就詳細告訴我，讓我學了不少。後來有人介紹一位中國女護士給我，我也交際了一番，但因初出茅廬，不無顯得幼稚可笑。

明城機廠除技術工匠外，有許多非技術小工；他們也有一位工頭叫派頭生，瑞典移民，五十多歲，但已佝僂頹頹，想見其過去年月之辛苦。他在廠中常和我見面聊天，但其教育程度有限，英文說得不甚清楚。有一個夏天週末他約我到他的湖濱別墅去度假。他說他有一個女兒在明州大學讀書，她有一個中國男朋友也約來渡週末。週末按址赴會，我到得早一點，這位工頭及太太接待我，他們在明城裏買了一座房子，房間甚多。三個女兒兩個兒子。大女兒嫁與西雅圖一位工匠。二女兒未出嫁，年事已在卅以上，圓面孔，身段肥壯，在家幫乃母主持家務。三女兒馬利蓮在明城大學讀社會學。兩子年輕，大的未讀中學在外做小工，小的讀高中，都能開機器做重活。女主人五十以上，身段瘦小，滿臉經驗紋，想見她年輕時與丈夫同來明城開荒，必甚辛苦。五時許馬利蓮回家，帶來一位中國學生丁又浩，他是江西人，中國大學畢業，來明城大學深造，和馬利蓮同班。周旋片刻，派頭生先生的大兒子開一大汽車，載一家及客人向城外別墅進發。

明城多湖，大小以千計，有二明里唐卡湖在城西約廿餘哩。派頭生初來明城時，人烟稀少，印地

安紅人滋擾，地皮不值錢，他在湖的北岸圈了一大片地。在沿湖較高處所，搭了一所房架子，夫婦兩口有空間就來搭房子，子女大了也跟着做。我們到達時，車子停在公路旁邊，下車穿過樹林中一條小路，走過樹林忽然開朗，看見了大湖，也看見了那所自搭的房子，我叫它別墅。這別墅有一大間房，上下兩層，上層睡覺，下層做起坐間。起坐間南西北三面，都是寬約十呎的遊廊；南邊向湖一面的遊廊上掛了一架吊椅，可以二三人坐着盪來盪去，沿牆放了三、四張木板躺椅。西邊的遊廊擺了一張粗笨長枱，四邊的長短木凳都是他們父子手製品。這兩個遊廊都有紗窗和玻璃窗。北面的遊廊是設備簡陋的廚房，鐵爐子燒木材。中間正屋甚大，有壁爐晚上燒木材取暖。室內擺了兩張行軍床及臥具，是我與丁兄兩人的臥床。東邊靠牆有樓梯，我們登梯到樓上一看，全無陳設，原來全家睡地舖。

這裏沒有電燈和自來水。屋中打了水井用手泵打水，水打出來就喝，「又甜又凍」，好得很。屋外四邊綠樹成蔭，西邊樹林中有木屋一小間，下設糞坑，大家方便之所。坑外一大片蔬菜園，種蕃茄、捲心菜、四季豆之類。老工人白手起家，居然在市內有住屋一所，在城外有湖濱別墅一所。美國國家之財富就靠他們這樣人們的手苦出來的。

別墅依土阜築成，後面牆基在土阜上，前面離地約五呎，有木階上下。木階前面碎石舖成曲徑達湖濱，有板製碼頭伸入湖內。碼頭左邊繫小划船，右邊繫一瓜艇（仿印地安人獨木刳成之獨木舟叫堪努。）

湖面廣數十百頃，對面有一哩許，沿湖樹林茂密，水清可見底，誠消暑勝地也。當晚賓主坐前廊

，吃水菓及自製雪糕，合唱人人皆知之哼哼調。蚊蟲甚多，雖有紗窗亦不能阻其擾攘。老夫婦先上樓休息，不久我也偷入帆床睡去，祇留丁馬倆在細聲講話。

次晨天明，太陽照在臉上，不得不起；丁馬兩位已不知去向。二小姐爲我做早飯，煎蛋、小米粥、咖啡土司。飯後二小姐陪我划船，丁兄們已將獨木舟划去，我們祇得用划漿船。我們兩人對面划，沿着湖濱樹蔭下划去。此時陽光照面清風徐來，不涼不熱，心曠神怡。東去不遠，穿過一狹湖面又到一寬湖，湖面有水草，惜無荷花與紅蓮，想起外婆家之水鄉景物不禁神往。午膳吃三明治與咖啡。飯後丁馬二位又走，我就在四周茶園閒逛，飽嘗閒靜的趣味。晌晚，仍由他家老大駕車送一群人回城，準備明日去工作。

食色性也中美不同

我心裏在打骨都，男女社交難道說如此簡單嗎？有一次，我找到了兄同他細談，他笑着說，「其味無窮，不足爲外人道也！」再三誦教，乃講出一番大道理來。

丁兄的說法道：「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食色性也」，「飽暖思淫慾」，皆中國聖賢所承認的。飲食所以自養其身，無飲食則不能生存，故人生第一本能就是求飲食。男女之事所以延續其種族，無男女之事則無生育，無生育則種族不保，故人生第二本能就是求滿足男女之慾。聖人也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無後就有滅種之禍。但聖人說話時用「色」字又用「淫慾」兩字，警戒青年人

不宜過分也。心理學家研究結果認爲原始本能自己自求滿足不可任意壓抑，壓抑過分則有傷身體。我們就要在不壓抑不過分兩極端間求適應。

男女同學相處自然互相吸引，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古已然。中國有許多禮教管住，古代就有「男女授受不親」之教條；到了宋朝理學大盛，更將男女隔絕，內外分清；子弟們儘管可以宿娼嫖妓，但不能與平等女子交際。美國社會男女平等，同學同志皆可同室研求，毫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所隔閡。男請女的吃飯、跳舞、看戲、游泳、逛山玩水、談情說愛，無非爲滿足本能之要求而減輕孤獨的煩悶。同爲一個女子，在西洋，她們對於交際有傳統觀念及方式，司空見慣；曾祖父母、祖母以至於父母向來如是處之泰然，毫不緊張。如果發生問題，回家向老祖母或母親請教，自有應付辦法。中國男學生同她們出去玩，祇覺得她們輕鬆舒適毫無故作；聽事態自然發展，水到渠成。中國女孩子自五四解放以後，雖常與男孩子交遊，但毫無傳統方式，祖母與母親皆無此經驗；有的過份矜持，生怕被對方討了便宜去，有的強不知以爲知，隨意放蕩，以爲男女交際就應該如此；結果弄得彼此扞格無法繼續下去。聽其自然是此中三昧，初入情場者所不能辦到者。

至於真個消魂，在美國女孩子看來，那是兩方情願的事毫不勉強；她們以爲這是雙方由衷的愛，忘却一切地愛對方，伏伏貼貼地愛對方的愛，不是威脅不是利誘，更不是一方討另一方的便宜。在中國女孩子看來那是驚天動地的事，不是說男的侮辱她，就非要男的同她結婚不可。美國男女孩子在結婚以前各人交遊都甚廣，男孩子的女朋友不止一個，女孩子的好朋友也不止一雙，但如雙方找到情投

意合的人，那就拒絕一切其他的朋友的纏綿以示專一。結婚後，正常的夫妻們，男女分工，男的專心工作拼命賺錢，女的則擔任家務拒絕一切單人的男女社交；家中舉凡烹飪、清潔、佈置、購買、記帳、到銀行、通信、設計宴客、生小孩、教育小孩、侍候丈夫衣、食、住、行，必使其安心事業無後顧之憂。有人說美國太太是「在家爲主婦，應酬爲交際花，上床是妓女！」有的的確是如此並不誇大！不正常者，在富貴家庭，主婦祇設計指揮，執行的事都由僱傭辦理；下焉者男女各有外遇或各酗酒不務正業，卒至分居離婚而後已；其能離婚者猶算雙方幸運，天主教徒則絕對不能離婚，終日勃谿無幸福可言，此種情況，幸只佔社會之少數耳。

中國人一向爲盲婚，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成婚，婚後方知對方之面貌與體態，多少時後方知對方之性情嗜好；男的出外謀生，女的在家侍候公婆帶領子女；男女每年聚一、二次，每次一二十日，雙方談話除生活必需外，無共同討論之題材。男的儘管在外嫖妓、宿娼、娶小老婆、組織小公館，女的無法知道，知道亦無法制止。女的多數未受教育，祇要不一「偷人養漢」，對丈夫無所謂愛，整個順從，聽其擺佈；不自動亦無反應；萬一男的納妾，她們就遵守中國女人的哲學「認命」！中國女人的命運就如此註定了。受過高等教育在中國女子就不同了。她們有到過美國的，看見過美國女子主持家庭的正規方法，她們結婚後就處處努力，一切美國女主人所做的事她們都能做到，但身體瘦弱的就有些吃不消；這是最上等最有教養最有出息的女子，她們有美滿家庭非常快樂。但不盡如是！有的女孩子祇知讀書弄到碩士博士後結婚，婚後方知一切做菜、洗衣、吸塵、買菜、送孩子上學等瑣事，本來

不會做，慢慢學起來做，越做越厭，越厭就役使丈夫做，丈夫每日辛苦八小時後，到家就被吵着要幫忙做飯、吸塵、招呼孩子，有時也弄得精疲力倦，發發脾氣，太太不肯讓步，就漸漸吵起嘴來，家庭不算美滿。在中國嬌養慣的女孩子疎懶成性，結婚後如在家做大小姐一樣，什麼事都雇人辦理。美國工人工價高，丈夫擔當不起，於是夫妻反目弄得離婚了事。

總之，美國小家庭之美滿是雙方合作之成果，並不是偶然的。中國家庭是傳統的男性專制體。受過西方教育及生活方式的男孩子比較敬重太太，但有時太太的教育程度太低，每日談話資料除人性本能方面及家庭瑣事外無題材。女的並不知對方學業之成就，亦無法知道，更不知其成就之價值而加以敬服，其惟一態度是「我已是你太太了，我就是這樣，你把我怎樣罷」！男女隔闕一點不能泯除。好在此不過對於男子個人方面心理上苦樂問題，對於種族之延續尚能盡其責任；男的祇好忘却這一方面，而在其他方面進展，如在學術名譽上、政治權力上力爭上游，對社會全體並沒有什麼毀傷。可憐這是畸形的。

丁君暢談異國戀情

丁君滔滔不絕如黃河決口似的說了好久，我打斷他的話頭說：「老兄！我要知道的是你與馬利蓮小姐親熱到如何程度」！他站起轉了一轉，面孔上顯出由心底湧發的微笑說：「說來話長！」他就高興地說下去。

丁君談到他與馬利蓮小姐戀愛時，嘴角眼底都顯現了非常愉快的心情。他接着說：

「我們認識了已有一年，最初是在心理學班上同班彼此認識了祇談些功課上的話。後來又在社會學的班上同班；在討論時彼此發言甚多，於是就發生了興趣，開始上下班時共同閒步。有一次我請她喝咖啡就談得更近些了。後來我請她吃了兩次中國飯，每次送她回家就在她家門口開始親吻。以後就常常在校園中散步，有時坐在校園凳子上賞月就賞到午夜以後，我雇車送她回家。在賞月時我們就吻之不已，我就撫摩她的手、手臂、及胸部，她絲毫不爭執，也不退讓，我自己倒覺得舊禮教擺在面孔，自己覺得不規矩，不應該如此，於是縮了手懺悔起來。她反而奇怪，問『出了什麼事？』我就告訴她中國禮教關於男女不應放縱之條，她引了許多心理學、社會學上大道理辯駁了中國禮教之不通；並將我的右手放在她的右脇下，又將我左手放在左胸前說『我喜歡你撫摩，我覺得舒服，舒服就是好，不要受你那舊禮教之管制，聽我這新教育之指揮？』從此我們就更近了，我每天想見她，她也說她每天也想見我；見了面就親熱得很，免不了親吻撫摩。我見了她就渾身得勁，她說她見了我也渾身得勁。有一次下課，她帶我到她家裏去，見了她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並留我吃飯，飯後我們在客廳坐着吃咖啡，那咖啡是她母親用雞蛋和了咖啡粉煮的，好吃得很。一會兒他們大家都退去了，就剩下我們二人坐在大沙發上，我們就親吻撫摩溫存了好久。她說她家在湖濱有一別墅，她約我到天暖時到別墅去玩。在別墅時我們划船游水；有一次游水，她一切都脫光了，我見了一驚，她說『你該怕不？怕，我穿泳衣去！』我當然說不怕嘍，我們就抱着游水。有時仰游，她用兩腳夾住我，我也用兩腳夾着她，

糾纏不清。她說『我對你已暴露無遺，你也不應有所保留！』於是她要將我的泳褲扒去。她說『你不害羞吧？』我實在害羞得很，我急急逃去。我遠遠賞鑑她白璧無瑕的玉體，婷勻美麗，雪白粉嫩，真是上帝的精心傑作，太好了；我描寫不出來，我說不出來，我見了，我真是目眩神迷，說句老實話，我真暈了！不知如何是好。而她呢，大大方方安安詳詳地同我在湖邊樹林下携手或攜足游泳。我現在覺得北歐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金髮玉膚、高胸隆臀、細腰修腿、而滿面甜蜜、藍眼金波，輕語時舌尖微吐，誠天生寶物，人見人愛！」

我聽他講得細細膩膩口沫四飛，而神情愉快，不禁問道：「你們兩人究竟有過事沒有？」他打斷話頭，望了我一望說：「你結過婚沒有？」我微微點頭。他說：「你既結了婚不妨同你說說。」

「男女情愛，到了性交，根本完蛋！西諺說『結婚是愛情的墳墓！』一點也不錯。我不喜歡這件事，事前我熱愛得很，事後精神萎靡，就是要睡覺，實在沒有意思。俗語說『事前火龍火龍，事後火刀火石！』描寫得盡善盡美！」

「我喜歡同她在一起，一見面，她那圓臉上兩個小酒窩，笑着迎人，再說她那個軟緊胸部因奔來迎我跑得快而上下跳動更覺迷人。所以在沒有人的場合，一見面就擁抱就使勁互壓，同時就親吻撫摩，真是人間天上！我們理書時正經讀書，預備考試時正經拼命，並且互相發問互相比賽出難題，結果都比人家考得好。我們理完了書，兩人都有了十分把握時，我們就彼此享受對方之存在。我們最近交遊實在已無限制，她享受我，我也享受她。老陳！老實告訴你，我們除了結婚，男女間什麼事我們都

做了！我們要結婚，我要帶她到中國去；她也願意去，她看不起美國男孩子，說他們太浮太粗太沒有文化修養，她要到中國去享受古老的文化！她騎腳踏車，她帶我到任何地方去，初坐時我駭怕，我緊抱住她的腰，後來我漸漸將手移抱她的胸，我的頭斜倚在她的背上睡着了。所以詩人詞人們做的詩詞以及小說家筆下綺麗的描寫，都沒有這樣的靈妙！——

到此時他已講夠了，我也聽夠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實有其事還是杜撰出來的，我無法證實。告辭回家，仍舊做我以賺學費爲目的的辛苦工作。有時機器自動工作時，我就瞪眼望窗外青天，回味丁兄的談話。

美國小姐願意吃苦

又一個週末派頭生老先生又請我到他的湖濱別墅度假，他說他已代我找到一位中國女朋友，我不免驚奇。到他家時，那位中國女朋友已在。她姓朱，河南人，學護士的，英文名叫愛玲，在明城密西西比河畔之原野醫院實習，人生得不高，蘋果臉，明目皓齒，榻鼻子（看慣了西洋人高鼻子，看到東方人的鼻子就顯得特別低。）烏髮雙鵝髻，笑面迎人，說英文有河南音。她說她已來了一年，共計實習兩年。

當天我們在湖濱逛逛，偶爾看到了馬二位划着小艇到湖中蕩去六時吃飯，一大鍋牛肉蕃茄薯蘿葡湯，每人面前放了一碗，圍着長桌坐齊，共計十個人，馬利蓮與丁兄挨着坐，我坐在他們對面，左是

爲馬之二姊右爲愛玲。吃時雖然照規矩不許有聲音，但瓢碗相擊之聲仍不絕於耳。咖啡一大壺各人傳遞，又忙着傳糖與牛酪，沒有時間開始禮貌的談話，開談時老太太問我想不想家，接着兩弟兄問中國有沒有汽車。談話間二小姐將我送給他家的一幅鳳踩牡丹刺繡品掛在牆上，大家賞鑑，他們都贊嘆中國繡工之耐性與細心，這種技術他們美國人辦不了。吃完了，太陽還高高的在天上，大家都出門玩去。

我帶愛玲去划船，我們對面坐，我坐在前頭向背後划去，她坐在後頭看方向，我們的目的是划到湖的對岸去，湖面雖寬但划不多時就到了彼岸，上岸纔知道是北風，我們順風而來不費勁，不到一小時就到，此時回頭一看，波濤洶湧，白帽子滾滾而來。再想划回去，却划不動，不得已棄舟登岸，到一個小店打電話給派頭生家說明理由，請他們兩弟兄中一位開車來接我們，老二開車來，繞湖轉了一大圈纔到家，但已到了上燈時分。

就寢時，朱小姐上樓同主人們打地舖，我與丁兄仍在樓下睡帆布床，我問他愛情的進展如何，他說已經進展到頂點，所差者就在決定結婚與否，我問他結婚後打算回國不回國，他說：「回國一定要回國，回國纔學有所用！」我問回到中國去，馬利蓮能忍受中國家庭及社會的落後生活嗎？他說就是這一點興起許多煩惱！「她自己說她一定要去，去了祇要同我在一起，無論什麼困苦，她都吃得消！」我說：「一兩年也許可以鼓勁克服，一輩子天天如是，未見得有如此耐性罷！」他說：「走着瞧罷！」他就睡了。我自己在想，他是未曾結婚的，在美國他有資格交女友，享受男女交遊之樂。我的交

女友資格已被結婚取消，不希望有他這樣的幸福。

第二天紅日高照，我們倆纔起來，起來後就到廚房刷牙洗臉，他們一家人都奇怪地望着我們，因為美國人習慣都是夜晚刷牙洗臉，第二天起來就吃，吃了就出門上班，與我們正相反。俄而馬利蓮下樓來抹抹眼睛打打哈欠，就拿碗倒了小米粥，拿杯子裝了咖啡吃。朱小姐同我們兩人一樣，也是早晨刷牙洗臉，洗臉後吃早飯。他們一家都在笑說昨晚我把船划過湖，划不回來。

愛玲今天穿了一件白色上褂，湖色裙子，白襪白鞋草帽，我們又去划船，她撐了一把淡紅色陽傘，陽光映在臉上紅紅的，甚為逗人，我們這一次划船不敢過湖了，祇在湖汊中樹蔭下划着玩，相互照了許多像。我問她游水不游，她說不會，我也說不會。我要請她看電影，她說她們教會不贊成電影，說電影內容不正派，我聽了倒起了敬意，心想現在青年男女不看電影的倒很少。我又要請她吃中國飯，她說可以奉陪，游船回來吃些午點，就一齊乘車回城。

以後每星期有一次或兩次我打電話找朱小姐吃中國飯，她如有空的話，就約定時候，我由家中乘電車到她醫院，再由醫院同乘電車到正街中國飯店吃飯。此地的中國飯店甚簡陋，除了雜碎及炒麵外很少中國式菜肴。飯後再乘電車到醫院附近的原野公園閑坐。這公園在密西西比河上游西岸，岸高五六丈，河水在下面慢慢向南流。此時河水清碧，到下流夾帶了泥沙就變混濁，同時河面加寬，有點像中國揚子江下游。岸上一排一排的槐樹、榆樹和橡樹，一片草地蔓延好幾哩遠。樹邊設木椅給遊人憩息，我們走累了就坐在椅子上閒話。我問她結婚了沒有，她說沒有。我問她有男朋友沒有，她說：「

有幾個，不多來往，有一個姓孫的在明城大學讀書，他忙，不常來找我。」又問她在此地實習後預備回國不回國，她說：「非回去不可，河南有好幾個醫院都缺護士，等我回去開班訓練，那幾個醫院都是美國教會辦的，我也是教會經費派出來的，所以不能不回去。」她對於服務頗關心頗盡責，覺得中國病人無人照顧實在可憐得很，她問我在中國結婚了沒有，我說訂了婚還未結婚；我自己知道說話有點不誠實，但存心不討她的便宜不侮辱她。談倦了，就步行送她回醫院，我再乘電車回住所。

秋盡冬來，天氣較冷，雪地冰天，就少出遊了。與馬利蓮及朱小姐還通了幾次信，一時的男女社交生活暫告結束。

實習期滿再回學校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一月明城天氣太冷到華氏零下四十度，有一天早晨我開門開不動，原來大門外雪堆了三呎高，頂住大門。經身高力大的房東波蘭人由後門出去，將大門口雪鏟去，并且挖出一條路來方通到大道。大道上已由市府清道隊用汽車挖出一條人行道，我走在中間，兩邊雪牆高與肩齊，但自己在那時並不覺得十分冷。到了廠中，大家都到了，很少告假的。廠中工人告假最多的是星期一，照例星期六發本星期的工資，他們得錢就喝酒喝得醉醺醺地，醉了就睡，睡到第二天早晨起不來就不上班。這種人大都是獨身漢，無家庭負擔的；已結婚的很少請假，請假則無收入養家。

有人說醉鄉是現實生活之逃避所，現實滿意者決不會亦不肯醉成醉泥似的。我到此時已實習了將

近一年，就要回伊大繼續我的碩士工作。

二月初我回到伊大，這時候我身懷巨款，約有千元，就找到春田街環境較優房子較整潔的人家，租了一間房。房間雖不大但整潔如新。南面大玻璃窗下置一大書桌，明窗淨几，正合我意。房東是對小夫妻，有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兒。丈夫是印刷所的排字工，太太在家把家裏整理得微塵不染有條不紊。每於下課回室，眼目爲之一新，頗能提興讀書。

這一學期所做的大事就是碩士論文已完成大半。暑假前與些密氏商量要到美國機車實習。他說：「你已在機車修理廠實習了一年，也應該去製造廠看看，看一個暑假也就夠了。他隨即寫信替我安排。

美國專造機車（鐵路上的火車頭）的公司有兩個，一個叫包德溫機車公司，一個叫美國機車公司。美國機車公司在紐約州北部之斯克納克塔底城。中國鐵路在他家買的機車較多，而且他家總工程師曾出了一本書將機車設計要點講得很清楚，我早想到他家工廠參觀參觀並且學習學習。

一九二六年暑假我到斯克納克塔底城的美國機車公司實習。工廠不大，設計室人多，我的工資仍爲每小時七角五分。工廠也分爲鍋爐與機器兩場。兩場主要工作均爲佈局及割切材料。

鍋爐原料爲鋼板，一塊大鋼板約有八呎寬十呎長，在上面用粉線打樣就像裁縫裁衣一樣。樣子打好後爲爭取時間起見，就用乙氧火焰沿粉線燒去，比用刀鋸割切快多。同時有兩三位工人用火焰同時燒切，約一小時即完成。然後再用粉線在鋼板上打方格子，方格方角端即爲螺絲鉚釘之位置，有一種

鑽床同時有許多鑽頭鑽孔，然後再在壓機上壓成彎角，則內外兩鋼板湊成爐形再進行鑽螺絲工作。這種新製工作比檢查舊鍋爐割去損壞部分補上新製部分容易得多。在機器廠中最重大工作就是製造鋼座。每架機車左右兩邊各有一個鋼座，座長七八呎，寬約二三呎，厚約四五吋，此種原料係厚鋼板，移動時用機器吊車。鋼座架在輪軸上面，輪軸通過處須留空間，這空間須在整個鋼板上先用粉繩量好畫好，然後用乙氧火焰燒出。每個鋼座須留兩個三個或四個空間者，燒焊工依藍圖所示一一畫線燒出。熟練之工匠燒出之空間就像用鋸子鋸掉的一樣整齊劃一。其他重要工作如壓縮空氣、制動器、唧水系統等，另由專門製造廠依照規範書或詳細說明書製成成品，送到機車製造廠按圖裝置。惟閘動機構非自己製造不可。有歷史之大製造廠已經製成過千百套各種大小機車者祇須將相差不多之舊型車藍圖稍加修改即可應用。

我在設計室做了些時，覺得他們所最注意的是機車行駛彎道時各部移轉機件有無撞擊摩擦之處，必須在各種情形下有足夠之間隙。有一次，一位工程師給我一套機件圖要我檢查有無足夠間隙。我工作又工作，簡直找不出有把握的答案，兩天不能交卷。後來首席繪圖員親自來我處繪圖解釋，我纔明白，但這些智識無書本可查，全存在他的腦子裏，經驗愈多就愈值錢。我自己想這不是辦法，也應該像我在做機器工時一樣，把法子清清楚楚寫出來，留傳於後代，他們無此想也。我在這裏實習所得結論是：來公司最值錢的資產就是他們窮年累月所製成的藍圖，一切總可以找藍本製造，無庸每個機車從頭設計起。

學開汽車三輛相撞

在斯城實習時還有一件事可記，當時我所最羨慕的就是開汽車。我們同學中有汽車的很多，如虞魯伯、茅以新等都以汽車來往。茅以新自普渡大學開汽車來看我時，曾經教過我幾次並無困難。我想我是機械工程師，如何能不會開機器車，而且我知道我所崇拜的偶像些密氏先生不會開車，每次出門全恃其女兒開車，我想這不是難事，非買車不可。那時買部舊汽車便宜得很，而我那時口袋中有的是錢，於是以數十元買了一部舊汽車。賣車者教我駕駛，我覺得不難，一學就會，遂將車開回到寓所，並不費事。當晚憧憬着將來行路便利可以到處遊覽，十分高興。

第二天禮拜，一早起來即開車出門，剛走到十字路口，左右兩口有車開來，同時對面亦有車開來，一時不知如何應付，弄了個三車碰頭之禍。好在當時車行甚慢，車頭碰壞，人並沒有受傷，三位開車者下車相望，大家拉手完事。——我的車壞了，不能開動，於是通知賣車行，將車拉回。

我經此一嚇不敢再試，祇得將所買的車半價退還原主。我從此打斷開車之夢想。後來知道，好幾位同學都因開車出事而死亡，這一聽更不敢再嚐試。廿年後我重到美國時纔依當時正常方法先出錢學習開車，熟練後再買車自開。想當年不學而行之慚勁誠可笑也。

那一年美國中西部中國留學生會聯合會在伊大開會，我回學校前曾與明城朱小姐通信問是否去伊校開會，她寫信說不能到會，但她說她就要回國，很希望我到她那兒度一個週末由她招待一次。八月

中旬我乘火車到了芝加哥，又改乘北行車去明城。她在明城車站接我，乘電車到醫院。她說醫院中有一客房專爲護士們招待家人或朋友住宿，她今天就招待我住在醫院客房裏。

客房佈置得安詳舒適，還有許多教會及非教會的書報，她陪我談到十時許。第二天她就托了一盤早餐來，有煎蛋吐司咖啡菓醬等，吃得非常滿意。她說她今天不當班，她要陪我玩一天。而且她的同事夫婦住在醫院對面一座小房子裏，他們本星期日出去休假，讓朱小姐在他們家廚房裏做菜招待朋友。她要自己做飯給我吃。

我們乘電車過密西西比河上大橋到聖保羅城去觀光。電車直達大街，兩邊高樓矗立，非常繁盛，但比芝加哥小多了。晌午，我們就回到她的朋友住所，她由冰箱中取出許多東西來自己做菜，我不能幫忙，祇得在旁邊看着，偶爾去親她一個吻，或者撫摩她一下；她倒大方得很，祇闔眼地笑笑。

吃飯了，她做了一個白斬雞、蒸香腸、紅燒牛肉，還有一個冬瓜火腿湯。兩人對坐吃着談着，她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她問人到什麼情形下纔得到真正快樂。我心裏想，天啊，我是一個工程師那裏知道什麼人生哲學，幸虧幾個月來同丁兄叨教了些心理學、社會學，纔有些文科的學識，如果早有人問我，我可真答不出來。此時她一問就大放厥辭地說了一大段。

有四個條件可以使一個人覺得快樂。第一是滿足。其中又分爲食的滿足及性的滿足；食是可以自己求得的，性非找對象不可。食性滿足之後，第二是名望。名望在人不在我，我的心行被人家贊同欣賞而崇拜；人家一致推戴，那我就心滿意足，那就是快樂。但這是極不易的，聖人說：「人有不虞之

譽，有求全之毀！」毀譽在人，修行在我。這是金錢買不到、勢力搶不到的東西。第三是成就。人生總有一個假想的目的，小則爲考取大學，大則爲發財、發明、發現。自懸目的勇往競進以求之，一朝達到目的則快樂異常。在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人以爭取百萬財富爲目的，許多科學家以爭取新智識以役使自然或醫治不治之症如癌症等爲目的，得之則不勝欣喜。還有一件極其簡單，那就是談話。沒有人講話是一件悶事並且是一件苦事。獨裁國家有一種刑罰叫個別禁閉，把一個人關在一間小房子裏，成天成夜沒有人同他談話，日子長了，那個犯人會發瘋發狂。然而「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投機的談話方引起快樂，否則徒增煩擾而已。這四個條件，滿足、名望、成就、談話都能得到了，人就自然會快樂了。今人之所謂愁苦者皆窮無衣食者流；或有錢有勢衣食不愁者是找不到對象或找到而不安於室；爲人基本條件不能滿足。或者自暴自棄，老不成材，到處遭人白眼被人蔑視，走投無路，則其人之生活自無快樂可言。再找不到知言知人者談話，則天地間無立足地矣，豈不要自尋死路。

我說了一大篇議論，她此時坐在我身旁，頭放在我右肩頭，仰着脖子望着我，我右手撫着她，溫存着她，慢慢地說着。她的髮香粉香體香沁入鼻腔。她說：「你們這些唸書人出國來研究了這許多人生經。」接着我就告訴她關於丁兄與馬利蓮的事。

她說她看慣了美國護士們同男朋友兜搭情形，看得多了，也不覺稀奇。「你說那是人生原始本能，人人受自然的賦與支配，那就不能怪她們了！」說着，不覺日已西沉，我忽然覺得已到懸崖邊緣，

不能不急退，於是告辭出門，乘電車到火車站，改乘火車回芝加哥回學校。自己在車中回想一下，不免自己贊美了自己一聲說：「老陳，你居然能懸崖勒馬，保持人家的貞操。你這一手，真了不起！」話雖如此說，自己獨自上火車後，當晚也受了不少熬煎，半夜睡不着，誰說柳下惠「坐懷不亂」能輕易辦到的。

這是在美國與朱小姐的一段姻緣，當年她就回中國從此未通音訊。多少年後，我在杭州浙贛鐵路爲機務處長，因須到上海與交通部駐滬材料處陳箕霖處長接洽購買鐵路器材事，乘滬杭鐵路快車頭等車去滬。坐在我對面一位乘客方臉大耳面圓圓而身體矮小壯實，黑黑的。彼此通名問姓，他說姓李美國回來在上海爲律師。我說姓陳叫KY陳，在浙贛鐵路服務。他問是不是到過美國明城做過事的陳先生。我說：「正是！」他隨即伸過手來與我拉手並且說：「久仰久仰！佩服佩服！我就是你的朋友朱愛玲的丈夫！你這個人真了不得！你今天非到我家看看我的太太不可！」

我再三說沒有時間。他再三敦請情不可却，下車後我就跟他乘計程車回到他的家。到家一進門，看見愛玲在廳前站着。她發福了，我們見了面，祇各說了一句話：「你好啊！」就是這句話至今也有四十年了。當時與李律師週旋了一回，我就辭走了。天各一方，不知他們倆口子還在何處，情況如何，歲月不饒人，我想她如仍健在，必已雞皮鶴髮兒孫滿堂，回首當年之幼稚，不無失笑！

何浩若主持大江社

一九二六年度，美國中西部各大學中國學生會聯合年會在伊利諾大學開會，九月初開會三日，八月中旬伊大同學紛紛返校籌備，依例分大會、分組會議、名人演講、大宴會等。正式開會不過形式而已，最要緊的爲事前活動及會時活動。活動最烈者爲國民黨大江社及建社爭取會員。大江社主要人員有何浩若等，其主旨爲國家主義似與建社爭先，惜無宣傳原則及辦法，祇有名而無實。建社以建設國家爲原則，杜鎮遠等主其事，各地到會者約七、八十人，大部分之目的係以文會友並交換智識。我在此會中認識新友甚多，除上述之何浩若、杜鎮遠外有清華之時昭瀛、王化成、吳景超諸人。此數人者在後來中國政治及學術方面供獻良多。茲舉其人之文行大略如後。

何浩若和浦薛鳳、沈乃正、聞一多、薩本棟、段茂瀾、羅隆基、趙蓮芳、吳國楨、沈宗濂等是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清華學校同級畢業同學。中英文並茂，當時在學政治經濟，大會中他與時昭瀛兩人發言最多，大會宣言，就是他們二人起草。那篇文章脫胎於美國獨立宣言，氣勢磅礴文字清新，印出後，大家爭閱，爭相宣讀，到會者無不贊佩。此人立志甚高，讀得政經博士後，又到維吉尼亞陸軍大學就讀軍事學，成爲中國有數之文武全才。多少年後在南京見面時，他還沒有結婚，把我拉到他的住所。他穿起軍裝神氣十足，他自己站在穿衣鏡前自己賞鑑自己說：「老陳！你看我神氣不神氣，委員長看見，愛不愛？哈！哈！」不久他做了團長，帶兵住在揚州小金山的徐園。我那時到我母校揚州中學演講，就去小金山看了他一次。他引我進他的團本部時，衛兵大聲喊「立正！他覺得威武甚爲得意。我那時家住仙女鎮離揚州城十八華里，我約他到我家去玩，藉此也可炫耀一下我的篷筆。他

躊躇了好久才說：「老陳！我不打擾你，你請不起！我去決不是一個人去，去時必有馬弁衛兵，你請我吃飯，就得請他們吃飯。請他們吃一頓，你就吃不消！不去！不能去！」後來，我們就沒有再見面了。

杜鎮遠主持的建社

杜鎮遠是一九一四年唐山土木工程系畢業，比我高八班。畢業後他曾在川漢鐵路做事，此次係川漢鐵路派來美國讀書並預習。他在康奈爾大學讀碩士，後來在紐約中央鐵路實習。開會時他先來找我。他說：「我來此地，不是來開會，是特地來找你！」他這種捧人的諛詞，實在叫人受之有愧，但當時我這受者就覺得渾身酥麻，說不出來的得意。他說將來回國做事必須有特殊人才的好友幫助，否則不能成事。多少年後我在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做廠長時，曾養甫為鐵道部次長，他受命築杭江鐵路由浙江鐵路由浙江杭州至浙贛邊界之江山，原為輕軌鐵路。但杜兄決定用標準軌距與所有國內各鐵路同。後來全國通車各路車通行無阻。抗戰時各鐵路車輛向浙贛撤退亦未曾發生困難。足見杜兄頗有遠見也。當時杭江路機務課長為茅以新先生。杭江通車後又展築至南昌改名為浙贛鐵路。局長下設工機運等各處，與國內各大鐵路平行。有一次接到他的電報叫我去杭州看看，我就請假去了。以後他就陪我到沿路視察並約我為機務處長，我猶豫不決，而當時七七事變，日本人在盧溝橋啟釁，時事緊張，津浦鐵路機務處處長程孝剛調部任職，改委石志仁為機務處長。石為香港大學畢業，灤縣人，身材高大，

儀容甚美，並非機務專家，資歷甚淺。他忽來電報說如果日前不回即開缺。我當即覆電辭職。

杜鎮遠兄大喜：「當日到伊大耑程拜訪者即爲今日也！」彼此相處甚洽，以後並同事於滇緬鐵路及美國華府。此人有專長有幹勁。最近讀陳權編輯之「鳴放選萃」，記述大陸在「百鳥爭鳴百花齊放」時谷有名人之發言。據載鐵道部參事杜鎮遠發言說：「共產黨員目不識丁，不懂技術而當技術處長，不懂業務而當業務領導人！」他把共產黨得政之開始八年稱爲「共產黨訓政時期」。他還提出排斥共產黨黨員的要求說：「共產黨員中，年老的、文化低的、體力弱的應自請退休，有勞動力而文化低的應自請退休入學，有文化而薪級較高的應自動請求降級減薪！」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鳴放後清算時得何結果，就不得而知。

時昭瀛兄一生爲國

時昭瀛湖北人，學國際公法，很有口才。我在明城鐵路工廠實習患病時，曾應我電話來我處陪談，一夕話驅走病魔。此次在伊大開會，他曾做主席辯論時局。國民政府由南京撤退至廣州時，我在中國民航空運公司廣州辦事處辦公，他在沙面外交部辦公，我們常見面。他那時每飯必酒，酒量甚大，一頓一瓶白蘭地。醉醺醺地滿嘴酒氣。我記得他當時官薪甚微，兒子要出國而缺少盤川，我當時願意幫忙，但他從未提起，最後我問一聲，他說：「已經湊足不來麻煩你了！」其耿介有如此者。到台灣後做大使，做外交部次長，也就沒有再見過面。

王化成爲病妻困累

王化成，江蘇鎮江人，身長體壯，有足球健將風。見面後方知與吾外祖家兼親，在長江中洲出生，彼此敘談甚歡。他原來在家鄉已由父母訂親，到美後在芝加哥與華僑某女士戀愛，千方百計將家鄉婚約解除，與某女士結婚，情愛甚篤。回國後我在天津浦鐵路爲天津機廠廠長，當我由天津調往濟南機廠爲廠長時，化成之老父忽來找我，問我近況。我說：「正調往濟南，兩三日內即起程赴調」。問收入有增加否？我說：「津廠五百人，濟廠一千二百餘人，照比例應加薪一倍；事實上祇由三百三十元加至三百六十元而已！」老前輩則曰：「能有機會爲國家賣力，即應滿意；薪水一層，到此階段，祇有剩多剩之別無大要也！」老先生隨便一句話，我終身奉行不輟，向來未爲薪水事爭論多少。繼談及化成夫人近狀，彼謂此女修養學識均爲上乘，現在清華教拉丁文，「祇有一點傷腦筋，此人神經不正常，有時發生意外事件！」余亦未深問。抗日勝利後，聞化成到葡萄牙爲大使，夫婦同去。後來夫人病發甚重，化成送她到美國，經醫診斷送入療養院養病，化成一人返葡萄牙任所，處境不甚愉快。

聞一多羅隆基趣聞

吳景超安徽人，在明尼蘇達及芝加哥大學讀社會學，造詣甚深，我同他談過好多次，他當時就有學者風。爲人非常風趣，言詞幽默，看天下事瞭如指掌。

當時談到聞一多，他在芝加哥大學學科學，有二門課研究女子生殖器，研究室中有消炎藥水保存女子生殖器之玻璃瓶百數十具，據說與癌症有關云。又談到五年清華三趕校長之羅隆基。他說此人好與女性交遊，而脾氣暴躁，人家稱他爲騾子。騾子在美國時倒沒有什麼新聞，回國後十分急進，易職後他在北京被紅政府優待，住特備之王爺府第，佈置一新，僕役侍候，生活優裕，並代佈置二豪華接待所以招待其當時女友。鳴放時說話甚多，據「鳴放選萃」所記：當時羅爲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共政府森林工業部長，他說：「昨天有人提到，民主黨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無的！」「共產黨員在工農群衆中發展而民主黨派就不能在工農黨派中發展，主要在舊知識分子中發展，而他們都是三四十歲以上的人。這個問題應該儘快解決，否則就難共存下去」。「鳴放選萃」中有下面一段記載「周總理與羅隆基談話時，周總理說民主黨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無資產階級。羅表示不同意周的意見，他說他曾向周總理表示，我們成立人民陣線，你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我們代表另一部分人民，這樣來共同協議合作，組織聯合政府。這一段話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他要輪流做莊，輪流執政，而且狂妄的自封爲一部分人民代表和共產黨對面講價錢。」他又常說：「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是最肉麻不過的事。」羅隆基乃終於被整，終於被清算而完事。此是後話，但估計以後不再提他，故在此一表。

吳景超回國後與我同在南京做事，我們介紹了湖南多情女子龔業雅與相識。龔爲師範體育畢業生，年輕活潑，笑聲溢四座，不久即結婚生育子女。此後吳到清華母校爲教授，勝利後翁文灝組閣時，

吳曾爲行政院高級參事，易職後留陷大陸。

北洋大學留美同學

與我同時在美留學的同学尚有北洋大學有同榜之雅的葉秀峯、陳立夫、曾養甫三位在畢次堡，卡尼基大學讀礦冶，歸國後我同他們在服務國家方面關係較密。此外又有清華同學袁伯燾兄，在普渡大學讀工科。其祖父爲袁昶（爽秋）曾因力諫拳匪之不可縱，被西太后處死。袁常來伊大追求福建之陳女士。陳專攻社會學，我在中國學生會中常與見面，開年會時有宴會跳舞之節目，伊教我跳舞。爲人甚自愛，袁來三五次無進展。回國後袁爲美商大昌實業公司推銷員，常到鐵路推銷其機器及鐵路器材，已與另一女士結婚。陳女士回國後在上海與某律師結婚，我在上海救濟總署爲儲運廳長時她曾來拜訪一次，已生有子女。

一九二七年二月初碩士論文被接受合格後，即由學校負責人宣佈得機械工程科碩士位，余面謝主管教授些密先生。事前曾面告中國國內戰爭未已，一時回國恐不易找到事做，頗擬再在鐵路的工廠實習些時然後有機即回國，他甚以爲然。即代與前機務總管接洽派我去該路底別由克廠實習。此地在地城以南好幾百哩，冬天不甚冷。二月中旬余即首途前往。

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定都武漢，當時我在美國鐵路機廠實習，心不在焉，日日想回國替政府做事，奈與新政府人員不熟不知向何方報效是好；祇得耐心工作靜候機緣。

此廠較明城機廠小多，所有機廠實習程序我已明城做完，似無新事可學，祇做些修理事。本廠員工較少，而上下人員與我相處雖甚和善，但不如明城諸人人情味之深厚。下班後每以影戲院爲逃避所。那時電影爲極盛時期。星期六星期日兩天，每場必排隊候位，即使進門有時亦無位可坐，祇得站在後排看戲，每站候二、三十分鐘方得安坐。自己想來，我那時真笨；活動範圍因無汽車而局於一隅，除看戲外似覺無事可做者。在明城時尚在研究微積分，此時學位到手，已無意於此。在明城時，千方百計找中國同學。不得已到圖書館找閒書及雜誌看。離得遠，圖書館小，去了幾次就懶得再去，真覺得寂寞無聊。七月間忽得曾養甫自廣州來一電報「望即日返國」。我在此廠實習了不足六個月即辭職返伊大準備返國。

學成歸國再渡重洋

民初留美學成歸國與衣錦還鄉不同。衣錦還鄉是出外做了一番大事業功成身退歸故鄉，拜祠堂、拜父老、榮宗耀祖，隱居園林不問世事。學成歸國是到人家學得些科學與技術預備歸國後置之實用而振興實業發展交通，使國家強盛，解脫列強所加與我們的桎梏枷鎖，不再爲列強所蠶食；腳踏國土時纔開始做事，至於有功無功當待事實證明，不能與衣錦還鄉比擬。不過那時留美同學之風氣總以救國爲己任，尤其在美國多年看華僑生活之不得開展更是氣憤填膺，個個要回國幫助國家做事，想在美國度黃金國生活者爲絕對少數。我之所學爲鐵路機械，自問四年來終日所寢饋者不爲鐵路機械之理論即

爲鐵路機械之實用。鐵路機械之所需我已得其精粹。午夜自思中國幹鐵路機械事業者未聞有人如此深入過，當時自視甚高，不可一世。想在仙女鎮小學時未曾想到有今日之成就，想在揚州中學畢業時未曾有留美之妄想。如無北京嚴大姨父之自動資助，我無出洋之準備；交大畢業時若非眼光遠大爲國儲才之葉恭綽先生爲交通部長，我無留美之機會。有此種種之拼攏湊合而交織成今日學成歸國之我，我之遇合非人力所能求，非燒香拜佛所能得，蓋一時之際遇並非我有過人之才智與能力也。效一切推進事業之工具已完全在我掌握中，我必將努力運用爲鐵路求進步，爲國家謀富強，爲人民謀福利。

公費留美學生歸國川資向由留學監督支付，經再三申請都復稱經費支絀，不得已須由自籌。自芝加哥去西雅圖之鐵路費用因我爲芝加哥、密爾瓦齊、聖保羅鐵路公司之實習生，離開底別由克工廠時即申請至西雅圖之免票。輪船費用如乘三等則不足百元即由自出。

乘本路直達火車去西海岸這是第二次了，上次是遊歷性質，這次是學成回國，心情不同，所見之風景印象也不同。此行須在車中過兩夜，爲夜間睡覺起見仍買了一張單人臥房的票。上車後方知用臥車的乘客很少。第二日在飯車吃飯後走到前面座位車上看看，乘客甚多，有許多是短途乘客。飯車兩邊玻璃窗較大，所得視境較寬，日間吃飯後，每癡坐貪瞭望不走。待吃飯客陸續散去，我始回臥車休息。

老留美生妙談聖水

車過明城時上來一個中國人，也用了一個單人臥房，在同一輛臥車上，於是攀談起來，他姓黃，湖南人，是一個老留學生，一九二二年以前到美國的，他可以自由做事賺錢，不受一九二二年移民律干涉。他學會計的，讀了兩年大學就不讀了，找到會計事務就做下去。這次西行是休假到奧內岡州之樸特蘭城去看朋友的。我們談熟了就做起朋友來，據他說，他悶得慌時就找美國女人出遊，逢場作戲並無感情亦不擬結婚。他問我結婚了沒有，我說：「結婚了兩年方出國，現在已來美國三年多！」他說：「在美國，結了婚就沒有意思。美國女孩子的傳統觀念是不同已結婚的人來往；第一，因為已結婚的人經驗太多，怕吃他們的虧；第二，她們不願意拆散別人的婚姻；第三，輿論不以爲然。」「爲什麼喜歡找美國女人？」「她們的社交觀念與中國人不同；他們以沒有男朋友爲可耻，以爲無男孩子找她出去，她們自己必有毛病，有形的與無形的。你贊她好，她以爲有榮。你如贊美中國女孩子，她以爲你『吃她的豆腐！』『不存好意！』美國女孩子感激你請她出去玩，她處處想使你舒服滿意；中國女孩子跟你出去算看得起你，給你面子，你得處處牽就她侍候她。帶一個女孩子出去玩一趟，吃飯看戲跳舞乘汽車花不少錢，結果不受人家的感激反要處處恭維她，那何苦呢？」據他說，他交美國女朋友的宗旨在調劑孤獨生活，不願與發生性生活，他說：

「我們男人身上分泌出兩種聖水，一種向上入腦使腦神經工作集中於形而上學，希望爲聖爲賢，爲宗教家哲學家爲政治經濟家爲文學家科學家爲工程師工業家等；一種向下入性器官而變爲多子多孫之福人或爲作姦犯科之妄人。聖水有一定量，向上之聖水多則向下之聖水少，故一般學者都無心於夫

婦之事。向下之聖水多則向上之聖水少，故一般苦力技工運動家等都無心讀書而子孫滿堂。聖水之產量有限，向上則不能向下，向下則不能向上，有修養或文化高者能控制其聖水之方向而不輕易使其下流；其甘心『下流』者自然縱慾忘形不可收拾。中國人以『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以控制之！」說來也能自圓其說。我問他與美國女人曾否發生過性行爲。據他說只有一回，幾年前他有肺病住在二所很豪華的肺病療養院。這院在紐約北部，建築美奐而四圍林木幽邃，空氣新鮮，烹調皆法國名廚，菜肴滋補有味，醫生不多而皆爲肺病專家；用藥不多，主旨在休養精神強健肉體，使自然抵抗病菌，有全部痊癒或部分痊癒即放出醫院回家休養。其中男女病人甚多，往來自無限制。有一瑞士病婦年不足三十，美豐儀而膺肺疾，其夫爲商業鉅子，即送入該院療治，與黃先生病房相距不遠。他們在飯堂起居室社交室時相見面，過從甚密致發生關係。彼此相繼出院後仍有一兩次幽會，後竟相忘云。他有一個哥哥，孔武有力，爲此中神手，常與房東婆發生關係，發生後即炫耀於衆曰：「由（又）幹了一個！」此又一說也，姑妄誌之。

火車到電氣化段，我們二人都到瞭望車欣賞落磯山天然風景，此時山巔積雪，山腰山脚都仍青綠夾紅黃赭諸色，遠看車頭蜿蜒慢進，列車尾循路隨行，鐵道兩旁無人烟。到發電場、水力發電。工人來往似有村落。車到華盛頓州則平蕪多於山地，秋高氣爽。西雅圖爲太平洋岸一大城，城半在山坡半在平地，海灣中軍艦商船麇集。火車到站，派頭生先生之長女來接，黃先生就此分手。二次大戰時我到華府曾與黃見面一次，彼時他已與美國人結婚生有子女，不打算回國；蓋一經回國則喪失一切已享

權利，也許不能再回去。

總統號輪船中生活

在西雅圖玩了兩天弄好船票，所乘輪船仍爲威爾遜總統號，真是有緣之至。但我來時爲頭等艙，生活豪華，一切飲食起居皆異常考究；奈爲暈船所苦，終日仰臥斗室內看書不能享受。今此所乘爲三等艙，黑暗污穢，既不暈船而口味甚佳，乃所吃爲鹹魚豆豉不能入口，真命運也！同船客皆爲回國之華僑，可憐他們到美後辛苦一生，手中有些餘款準備回「唐山」（中國也）置產娶妻而安度餘年。奈一生無消遣辦法祇知賭博，在船上終日呼盧喝雉，大推其牌九或番攤。一時不幸，有的將一生積蓄完全輸光，可憐欣然而來不得不頹然乘原船回美再度勞苦生涯。如果中國富強，處處須人力發展，此等勞力又何必去飄洋過海吃苦謀生？想來中國如不富強，老百姓不會有好日子過。

在中國人群中偶遇伊大同學吳君，蘇州人，東吳大學畢業，爲昆蟲專家，爲人生得瘦小，我們在校中就叫他爲「昆蟲」。同學同船無任欣慰，談起抱負來，他以增加農產爲救國要策；而增加農產必須剷除病蟲害，說得頭頭是道，我們談到國家就以中國與美國比，處處落後而處處開倒車，相對唏噓，彼此同意有一大希望，卽這一輩出國留學者，無論所學爲何門何科，其大前題都是救國報國！大家回國時在各方面各階層努力，總有成功之一日。風平浪靜船行甚穩，我輩在甲板上散步，海天一色，海鷗三五隨船後上下飛舞，恬靜中就談到中國留美學生之情況。

中日留學方法比較

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是廣東中山人容闈，他於二十一歲時（一八四八年）由教會傳教士帶到康納梯克州，先讀中學後讀雅禮。一八五四年畢業歸國，鼓吹選派學生去美留學，得曾國藩助力，請准於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間每年選派三十名小學畢業生去美，在美留學十五年然後歸國；前後共派二百二十名，曾國藩逝世後，李鴻章接手，他改派不識西學未到過美國者接替容闈，爲此批留學生監督；這位監督密奏這批學生所學與中國禮教及生活習慣不合。清廷遂於一八八一年下令調全體學生回國，此時學成者祇有一二位，其中一位就是在河北省南口青龍橋開山洞，築「之」字形軌道爲中國人爭氣的自築京張鐵路之中國工程師詹天佑先生。同時歸國者有政治名人唐紹儀及香港名紳周壽臣等。他們都是幼年出國，歸國後方重習中國文字及中國生活習慣者。我與吳兄觀察我們這批留美學生如茅以新、田炯錦等皆係在中國大學畢業後纔出洋在研究院研究較深學問者，情形較前進步，將來對國家貢獻自然不同。不過我們兩人又看到伊校日本留學生，他們的英語簡直不能對話，但他們對於所專門的學問則非常精深，日本人派留美學生又有獨特辦法，他們工廠或專門事業中覺得有些地方停滯不進或有問題而無法解決時，就派留學生專門研究解決辦法，致留學並無一定期限而各人有專門目的來求學。我們自己這批留學生雖較以前進步，但到美後究因自己將來負何種責任有什麼問題自己不知道，所以到美後究因自己將來負何種責任有什麼問題自己不知道，所以到美後仍是茫然不知要學什麼是好。我們

以爲以後中國派遣留學生，應向日本學習，則政府與學生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兩人傾談之餘，覺中國前途真是萬端待理，有做不完的事，各專門學者要從自身所學者做起。

見賢思齊反觀祖國

我們離開美國時美國政府方面有一個專講節省的柯里幾總統，整個社會靠十誠的宗教及方興未艾的科學發展來維持秩序，福利民生，國勢蒸蒸日上。當時電報電話汽車火車輪船都在大大發展中，飛機尙未能普遍運用，無線電正在萌芽，電視尙未發明。一九二七年五月林白獨駕單引擎飛機由紐約直飛巴黎，三十三小時抵達；此後飛越大西洋航空事業逐漸興起。當時美國風俗醇厚，生活安定，未聞有罷工，遊行請願，罷課罷教諸事；至於犯罪方面祇有偷竊與搶掠，尙未聞有殺人放火強姦綁票之事。芝加哥曾出一綁架勒贖之事。被綁者係一十萬富翁之幼子，經多方偵查，知係另一十萬富翁之子所爲。這位富家子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刑事法爲高材生，忽然異想天開，要做一件驚天動地而不會破案之綁架勒贖案。結果他的眼鏡落在屍身左近被破案；係一種自作聰明之鬥法案。南方黑白相處各守其份；公共場所，黑白廝所分開，電車上黑白各有指定地方不能逾越，然各守崗位不相侵擾，社會安寧。返觀中國情形則不可以同一標準比例。

船經日本與吳兄同去東京玩了一趟，我們有同一感想，就是美國日本物質進步神速，高房大廈，電車汽車，我們看來不免羨慕，但都感這些繁華成就非常可佩服，但與我們無關，既不在我們國土內

，且不是我們人力所辦到，徒興感嘆而無補於中國之前途。但引起愛國熱忱燃其救國之火耳。

在上海登岸時又是人山人海，碼頭上迎接船客之親戚朋友塞滿每方吋面積，我也未能免俗與全船客人同樣在船邊探望，明知不會有人來接，然亦不作懊喪狀。想當年清廷召回詹天佑等一百餘留美學生到上海時，曾由清兵押解製造局拘留，我能自由登岸，豈不快哉。這種阿Q精神倒是人人應有之衛生辦法。下船後仍往住英租界一品香飯店。當日先到鹽業銀行去探望父親及表伯倪遠甫，見面請安問好後，知上下平安大家歡喜。晚間一品香照常熱鬧，仍爲烟賭娼薈萃之所。

到滬本擬即電粵曾養甫求職，乃邂逅舊同學，知曾因共黨倡亂，已辭職北來，須俟國府遷南京方有辦法。這真是一盆冷水迎頭沖下，學得一身本事乃無處報効，真悶煞人也。不得已將笨重行李及書籍搬存父親處，自己先回揚州仙女鎮再作計較。此即四年留美之總結束，以後如何尙待事態發展！